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尚書晚訂卷四

明金壇史維堡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鼎如甫輯

商書

帝嚳生契為唐虞司徒封于商十三世而生湯故湯以為有天下之號自盤庚遷殷而後稱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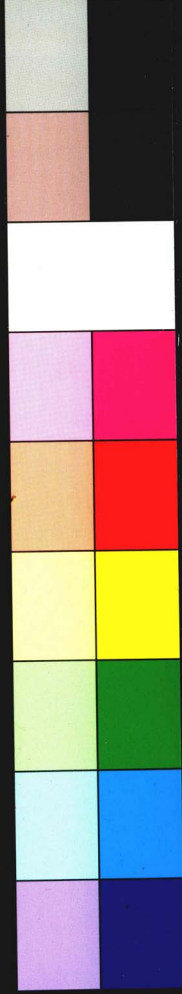
湯誓

湯子姓名履號曰湯以湯為謚者非

王曰格爾眾庶

節

或謂湯伐桀時即稱王誓眾此必不然既放桀猶惡豈有未伐桀遽自稱王乎作史臣追稱為是朕言包一篇順天應入信賞必罰皆是多罪即下文嚴刑重後天命殛之豈



WENZHOU LIBRARY



諄諄然命之乎亦卜之民心而已奉行天討乃天吏也豈稱亂哉

今爾有衆

二節

伐桀亳民所不願也而夏民所深願也亳民以一已爲心而湯則以上天之心爲心已事小而奉天討罪其事大也夏罪其如台是夏民在塗炭而商民自在春風和氣中也商民以一國之安爲心湯則以天下之安爲心蓋夏民之危是尤聖人之所不忍也上迫于天命而順乎天下迫于人心而應乎人湯所以曉告亳之民也○稽事謂承已熟將好收割率遏重役也率割嚴刑也率字或作大率或作

君臣相率愚意率盡也盡力爲之不顧人生死之意率怠弗惕一直說弗惕携貳乖離之象也寧殺身以亡桀欲其亡之甚也

爾尚輔予一人

節

輔予勿阻勿憚果於從征也賚謂爵賞孳戮孔氏曰權以脅之勿使犯董氏曰示以賞罰之必然乃普師之體○王損庵曰順天應人則有以服乎人心之公信賞必罰則有以作乎人心之急此天罰之所以果能致民危之所以果能拯也註曰雖分天人然人心卽天心不是兩事

仲虺之誥

尚書卷四  
仲虺史記作仲鬻趙臺卿曰卽萊朱也會同曰誥此告君亦曰誥者孔疏曰不但釋湯慙且以曉其臣庶也

此篇大旨絕註甚明首段言天之命湯次段言民之歸湯見不必慙末段言君道難盡人心天道可畏見不暇慙

成湯放桀

節

成字註明曰放者以討罪之權予湯也桀不爵而名獨夫也放伐之事終不若禪讓之美而湯始爲之故自以爲慙慙德不如古也予恐句正是慙之意口實者後世亂臣賊子指此爲實以藉口也乃借以引證之意不忠之臣何代無之古無是事猶無以藉口自我爲之奸雄有不借以爲辭者乎墮萬世君臣之倫而啓其指借所以慙恐杜曰成

湯處君臣之變所以慙涉篡逆之跡所以恐

仲虺乃作誥曰

節

仲虺作誥以解湯慙人生有欲若無主則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勢必至於亂矣天不忍斯民之亂也乃於衆人中生一聰明之聖人以治之聰明以德言非以生質言不役耳目斯爲無欲主以無欲化有欲則爭亂之風自息故曰時又上天立君之意如此今有夏桀不聰不明肆行昏亂暴政虐民被其害如墜入塗泥炭火之中其可復爲民主乎天厭夏德乃篤生吾王錫以勇智之德發強剛毅足以遏天下之亂畧神謀睿筭足以圖天下之事幾若此厚王

者而豈徒哉欲王表正萬邦而纘禹舊服也禹舊曾以祗德之身表正天下而聲教至於四訖迨其子孫不能繼之欲王勇足以斷智足以謀植標于此取正於彼于以撥亂世而反之治起塗炭而予之安凡執中之緒德先之軌禹舊所服行者子孫不能纘而王纘之也然茲表正纘服亦無他道惟率循常典以奉順乎天而已蓋五常之理萬世共由而其原則出于天禹之所服服此而已萬邦之正正此而已能勇以振既墜之綱常智以察幾晦之精蘊皇極一建於君身而天命自承于於穆表正纘服之道寧外此哉是天厚吾王正托王以大事也今日伐桀亦迫于天命

不容辭者何慙之有○惟天生民三句原天立君之意昏德以下原天所以生湯之意不曰聰明日勇知者于撥亂反正為切也典指五常說茲字指表纘言率典就是若天命不必又及率天下共由意一字而兩解不妥日記以典字作惇庸命討亦是表正四句不作天意而作望湯亦是真西山曰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卽所謂常也此說更妙當主之若照此說則天命當指伐桀言正所謂天命極之也此四句與時又相應

夏王有罪

節

此申言天之命湯也言夏王得罪于天使知悔過後改猶

可也乃反矯詐誣罔託爲上天之意造作虛詞以恐嚇斯民說道天命在我日不可亡汝民無奈我何將以惑衆也而不知益以逆天故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我商受命爲生民主用以昭明衆庶也爽師云者塗炭之民昏濁已甚若舉斯民洗滌一番如永清四海之意且不必入表正率典意天之初明謂之昧爽以喻民昏而乍明也此見得天之去夏而屬意于湯益至何以自慙

簡賢附勢

節

此下三節言湯德得民賢者慢之有勢者趨之此小人之尤而桀之黨也衆類煩多同惡相濟則善類必其所不容始我商邦之于有夏爲桀所惡欲見剪除若苗中之有莠然必遭鋤治若粟中之有秕然必被簸揚有不存以存者王之處此其勢之孤危甚矣以是商之衆庶無小無大莫不戰戰震恐懼王陷于非罪爲桀所害况我王之盛德尤言之而足人聽聞者乎邪正本難並立而聲聞又且著揚其爲桀忌嫉又當何如○肇字不必拘泥惡黨煩多湯被其讒爲我邦見忌之始肇字意如此莠草之似苗者秕穀之不成者以美種喻桀以不美之種喻湯極形容湯勢孤危難免之意傳已明矧字又深一層予德下文不邇不殖云云是也袁儀卿以莠秕指桀謂湯爲民請命視桀若莠

向書收言 卷四  
五  
祗不可不去小大戰戰看如慄慄崩角意矧予二句見可  
爲天吏意似乎穿鑿不如蔡傳確當

惟王不邇聲色

節

此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指爲侯時言之澄于心達于事  
乃孚于民三段相連遞下聲色與耳目相粘最難解脫惟  
胸中澹然無嗜者能祛之不邇遠之也貨利人心最易好  
此不殖者忘之也人惟于此四者洒脫不去本原不清故  
好惡取舍不得其正而忌人自是之念生所以用人處已  
各不當矣惟此關一破自然無往不宜四懋字俱頗多之  
意下懋字是我以彼爲懋而懋之字樣較活德就造詣說

功就建立說懋官崇之秩又兼之職在受任之初懋賞錫  
之士又旌之服在委任之後或欲入不浮意亦不消用人  
句不重用人重樂取不吝言改之速也不稱無過而稱改  
過所以爲善形容聖人之心用人處已各得其當是以臨  
民之際不但寬而克寬不但仁而克仁寬者從其量而言  
之也寬大之過則失於縱弛者有之克寬云者溥博如天  
而非縱弛也仁者從其愛而言之也仁愛之過則流于姑  
息者有之克仁云者長養如春而非姑息也斯德也光輝  
發越昭著而不可掩始于毫都被于天下兆民之衆皆信  
其寬足以容民仁足以澤物而懷服之誠有膠結而難解

者所謂言足聽聞者也信者信其能寬仁也尚未說到歸  
上或以彰信卽是聽聞非是蓋德彰而信正是足人聽聞  
也兆民不止亳都

乃葛伯仇餉

節

此節緊跟上來惟湯之德彰信于民所以一征伐而民皆  
愛戴之王之初征爲與餉者報仇因此見天下無道之國  
皆不可不征故自征葛以及天下東征三句王師未至而  
民望之切攸徂四句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湯何以得此  
于民此從信中得來也受征之國民惟恐殺害或擄掠故  
每每罷市逃避今惟信其師到可以出水火可以解倒懸

所以怨慶交集也戴商惟舊就征葛時說征葛十七年始  
有鳴條之役言民之戴商自征葛時已然豈待今日哉見  
退于人心之歸不必慙或以惟舊推至征葛以前不必從

佑賢輔德

節

此示以統馭諸侯之道也天下諸侯善惡不同鳴條旣放  
之後正命討一新之初可無所以統馭之哉克養純粹之  
謂賢佑者隆其禮遇眷顧優渥以股肱耳目視之也行道  
有得之謂德輔者扶持培植厚其祿秩錫賚有加也忠謂  
盡心致主顯者如樹之風聲紀于太常令其聲名顯著之  
意良謂奉法修職遂者如任便宜寬文法不致掣肘恤其



禮而入暴亦無難者故當敬崇天道兢兢于福善之道而  
敦禮于不息恐恐於禍淫之道而戒暴之不違如是則天  
命可以永保有封殖之休無覆亡之患萬邦常懷後昆永  
裕矣天道以理言天命以運言欽崇所以謹始永保卽爲  
有終此二句只管本節講

湯誥

王歸自克夏

節

袁了凡曰克夏而歸至于亳則退就侯國矣諸侯率職來  
朝自天下不釋湯也故誕告之誕告包一篇如原君道之  
重昭革命之公欽付畀之責嚴造邦之戒皆是下文明聽

德日新

節

此言修德檢身之道也謂人心離合之機係君德之修否  
誠能謙虛以受益日新其德則有以繫屬人心不但近者  
悅服雖萬邦之遠亦懷而歸之矣若不能日新其德志自  
滿足則無以固結衆志不但遠者携貳雖九族之親亦離  
而叛之矣人心離合之機可畏如此然則吾王之德雖足  
人聽聞亦豈可自滿哉必當益加日新之功以勉明大德  
凡一言一動無不合乎中正之極立中道于此令人有所  
觀法而取衷焉然建中之道何如德莫大于義義者事之  
宜也事至于前是非可否一以義決之如利刃着處截作

尚書晚言  
私不使內顧因其善而善之輕重如此弱者不能自立則  
設官以治之昧者不明則督責懲戒以攻之倒置悖理曰  
亂則取之變置其人更立一君擇族之賢者爲之賊人害  
義自底于傾危顛覆曰亡則侮之不但滅其國并其身而  
戮之因其惡而惡之輕重又如此弱昧亂亡有亡道焉兼  
文攻侮亦因其亡而推之耳賢德忠良有存道焉佑輔顯  
遂亦因其存而固之耳推亡則惡者懲固存則善者勸將  
見天下諸侯勉于賢德忠良之歸不蹈弱昧亂亡之轍有  
存可固無亡可推侯度修明治理振舉邦國有不昌盛者  
乎

天下之所往也好問則天下善皆吾善故裕自用則一己  
之聰明能幾何故小裕小皆就心體說自得師好問二句  
對德日新看謂人莫已若與自用對志自滿看是可見隆  
師而好問則德明而中建萬邦之懷不不期然而然者矣

嗚呼慎厥終

節

此又示以悠久之計言爲君者須要圖箇善終之道今日  
天命一新正好合下做工夫如日新戒滿懋德建中圖之  
此其時矣舍始不圖待終而圖則無及矣人君之所行逃  
不得上天之鑒察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  
也天道之禍福相倚而人心之操無常一念不終則舍

而一聽于天也遂求元聖乃得伊尹蓋翊運佐命非先知  
先覺之聖人何以勝任哉當作勛謂併力也民被威虐其  
命幾絕請天轉死以爲生

上天孚佑下民

節

孚字因上請字來請者聽于天而未可必至罪人伏則天  
之佑民信矣黜伏者竄奔南巢也天命不僭只就禍淫邊  
說若兼福善禍淫玩口氣不然貴若句斷連下句說賁孔  
疏云草之華也殖生長昔也民遭荼毒如草木之憔悴今  
也民始甦息如草木之榮華理長而意雅字義更切喻在  
先正意在後是倒句法也蔡傳不從允殖者幸之之詞

句亦然萬方兼臣民雖對諸侯言實與天下更始

王曰嗟爾萬方

節

王君道所係之重說勿作天立君意爾字指諸侯萬方字  
有衆字俱指民衆只是中乃至當恰好之意太極之理隨  
氣流行却似以此衷交付與人一般故謂之降天降而予  
之人順而愛之有此恒性不待矯強與生俱生故曰若古  
今不易聖愚同具故曰恒此卽民之秉彜也不着工夫真  
西山曰民有常性由於日用事物之間則謂之道使民安  
於道非君不能何謂安如父安於慈子安于孝之類變其  
氣質之異反其降命之同心順而身體之然後爲安何以

兩片便是以義制事德莫大於禮禮者心之節也心有所動欲見於爲一以禮繩之如論語之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便是以禮制心若然豈特可以建中于民已哉芳規懿範百世爲楷垂諸後昆凡嗣孫之制事制心取之家法而裕如矣此句正見懋德建中之當務予聞曰以下是言欲盡君道以垂法當崇師道以立本也自字有自然之自傳所云云是也有自己之自言不由他人強勸我所自取也推其極如妙解于語言文字之外法戒于三人同行之間皆是也王字舊作王天下之王今作君王之王愚謂王字以對亡字便作致王庸何傷且於上文萬邦懷相照顧亡者亡之也德只作仁愛說滅者絕無之意作者有意之詞威虐害禍應惟者入而不能出也忍者不堪也荼苦菜毒螫人之蟲狀虐之甚也稱寃冀極已也福善句大槩說重禍淫邊災如伊洛竭之類降災以其不君之罪或有冀其悔改之意彰罪且未說到亡至黜伏乃亡之降災彰罪正所以禍之也福善亦只就三辰順軌地出醴泉等祥瑞上看

肆台小子

節

肆字緊承上說降災彰罪是天亡夏之命顯然可畏者故台小子奉而將之不敢赦桀之罪也請罪請夏桀當問之罪於天請命請有衆更生之命於天伐罪赦民俱不敢專

后方能安有教以導之有食以養之而又有政刑以治之  
夫然後昏蒙可開強悍可服帝衷和而恒性不失所謂作  
之君作之師贊造化之所不及也歸重在綏猷向衷性猷  
一物也自天而言謂之秉自人受之而言謂之性自君教  
之由是而之焉謂之道降衷即天命之性若性即率性之  
道綏猷即修道之教○按六經言性實自此始此節議論  
與危微精一之旨實相發明中庸一書其源益本于此真  
萬世性學之原也

夏王滅德作威

節

君道至重而桀失之不但不能綏猷抑且過爲暴虐故天

俾予一人輯寧

節

俾予輯寧就諸侯率職來朝見爲天之所使亦是輯者和  
之也不垂戾之意寧者安之也不机撻之意總以教養入  
講不必分貼意重教一邊如上文綏猷是也未知三字要  
玩知或可改未知則其咎難明隕淵極形容憂危之甚言  
外有求助之意註中愈字對伐桀說○茅鹿門曰輯者全  
其降衷寧者免于荼毒

凡我造邦

節

此求助于諸侯也匪彛凡非法之事皆是即罔失法度之  
意惰慢也淫過也無即即罔遊罔淫之意典侯度也天休

訓王是伊尹特舉之深意然亦伊尹先見其縱欲之微故預訓以防之

改正朔不改月數辨○王陽明白商不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不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又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以午戊師渡孟津明日巳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城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雖欲蔽且赦得乎萬方四句就君道上說蓋天降衷於民而以綏猷之責付之君則凡四方之有罪皆君之不能教也非在予一人而何予一人既以萬方之罪爲罪則凡有罪皆君道所當自責者何以爾萬方爲哉

嗚呼尚克時忱

節

時是也指君輯寧臣守典而言忱有懷切力行之意有終謂君保國祚不至黜伏臣保祿位不至殄享也曰尚克曰乃亦皆難之之詞而庶幾其必能

伊訓

非人臣祿位之休亦非天子受命之休指俾予輯寧之休命而言爾典亦是輔君輯寧之常道恐不勝任故勉諸侯盡力以共承之是欲終所托之意非望天眷有隆而勿替也守典者法度必循其則逸樂不踰其軌佐輯寧之功成綏猷之化也以承用力說要得深望諸侯之助而恃以無恐意

爾有善朕弗敢蔽 節

帝心以上嚴之天見君臣當各盡其道下質之民見君尤當專盡其道各守爾典爾之善也不蔽佑輔顯遂也不能輯寧朕之罪也不赦被除馘改也簡在帝心謂善與罪天

以古今興亡啓之于先或以天人禍福戒之于後凡締造之艱難及裕後之詳備一一反覆陳之庶幾王之聽之惕然有所做動欲其嗣祖德以保鴻業也○祀取祭祀一周也殷人尚鬼故以年爲祀春秋傳曰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日記作湯崩之踰年不主服仲壬之喪告廟以卽位改元之事告也先王湯之祖廟契以下也卽位大事豈有告湯而不告餘廟之理告廟臨臣不可並臨臣亦在祭所還重告廟一邊獨言侯甸舉近以該遠也總聚束也謂凡事挈而歸之冢宰聽其指揮祠先王而告卽是天子改元之常禮因祇見而

訓教戒也以臣訓君爲萬世法自伊尹始

惟元祀十有二月

節

新君嗣位當祭告先王撫臨群臣然喪三年不祭禮也伊尹爲冢宰故攝行大禮徧祀商之先王奉嗣王以卽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蓋攝而告廟也是時候服甸服之群后咸在位次內朝之百官各總已職權聽命于冢宰喪三年不言禮也伊尹爲冢宰故攝而臨群臣也當是之時王在廟中先王臨之在上群后質之在旁瞻顧之間正可感動而况初心之虛尤爲易入伊尹乃以烈祖成湯之成德開明詳悉以告于王或見于修己用人或見於居上臨下或

是爲證者或曰如子之言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極于巳午陰生於午極于亥子陽生而春始盡于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于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周公之所繫其論之審矣○袁了凡曰按漢史臘月陳朦之漸莊賈殺朦以降秦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也禮記月令孟冬臘祖先則周人所用之臘安知非亥月乎按湯元年庚戌依三統曆則太甲元年爲癸亥其十二月朔正爲乙丑乃建子之月非建丑之月也春秋傳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



日食于亥之末及降婁初度文伯以爲魯衛惡之周之四月乃夏之二月故在婁降此灼有明驗不可以口舌爭者○愚謂建正改月此必然之理蓋正朔者十二個月以正朔爲首也旣謂之首朔矣又復舍此首朔而于他月起數何以云正且起數于寅而行事于丑成何理也唐虞未嘗建寅也而虞書一則曰月正元日一則曰正月上日其改月也夫何疑若如蔡氏云頒曆授時以正朔行事紀數之月以寅月爲首從前則以十二月冠于正月之前于數爲逆從後則是行夏之時矣而於建丑爲悖先王必不爲是兩無主也蔡傳習聞胡康侯程伯子之說而旁引曲證真浪說耳或謂改于上不改于下從民之便是何言歟不遵正朔於法當誅聽民更制易法豈聖王之軌哉

太甲服仲壬之喪辨○愚按書序云成湯旣歿太甲元年作伊訓孔氏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卒及湯崩太甲以孫繼祖而立正義曰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于湯崩繼以外丙仲壬後及太甲此必惑于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文爾正不知古人謂歲爲年徽庵程氏曰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此說與經甚合當從無疑况經文訓太甲往往述湯事如云今王嗣有令緒肆惟王丕承基緒明

爲太甲繼湯之詞若曰服仲壬之喪則桐湯墓也依湯之墓居壬之喪伊老母乃迂于事乎

踰年改元辨○漢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卽位莫殯而告蔡氏非之謂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宜以伊尹而有之公羊氏曰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卽位也然公羊之說周禮也時異世殊以周禮釋殷書未見確然闕之可也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太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期故由此逆推之知此是湯崩踰月改元耳若踰年始改元則服闋當不在三祀十二月矣顧氏曰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然哉

先王湯也辨○唐孔氏謂湯之父祖不追爲王蔡傳因之謂祠于先王爲湯按詩云玄王桓撥朱子云玄王契也王者追尊之號安有湯有天下而忘其祖不追王不立廟之理乎若曰先王爲湯則下文祇見厥祖不重複乎二句之間先王厥祖異文則先王是湯之先廟厥祖是湯可知伊尹名摯辨○孔傳據孫子及呂覽謂伊名摯蔡傳因之以尹爲字陳氏曰三代而上未聞以字傳者且自稱曰尹躬則非字明矣

祠與莫辨○孔氏曰湯崩踰月大甲卽位莫殯而告言祠

尚書卷四  
是奠也祠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喪于  
殯殮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元祀卽是初喪之  
時未得祠廟也吳氏非之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  
主喪者不離于殯側何待乎祇見意謂祠是祠于祖廟非  
喪次也

曰嗚呼古有夏

節

伊尹將言烈祖之德故先卽夏之興亡以昭勸戒見祖德  
不足恃而已德所當勉也夏先后大禹方懋其德精一執  
中勤儉自守遂克享天心罔有天災以日月星辰則順軌  
以雨暘寒暑則時若而無有邪沴干其間焉豈但罔有天  
災山安於峙川安於流鬼神安於盼饗亦無崩竭怨恫之  
患也又豈但山川鬼神之寧鳥遂其飛之性獸遂其走之  
性鱗介遂其游泳之性莫不有並生並育之休也是天眷  
之隆卽在懋德之中及其子孫桀弗率禹之懋德肆行暴  
虐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有天命之成湯以誅之所以然者  
蓋造可攻之釁由桀積惡于鳴條而湯始修德于亳都惟  
德可以除暴故天命湯以伐桀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太甲不率成湯之德亦必立召夏桀覆亡之禍矣可不監  
哉○方字乃方纔之方方纔懋德隨感天休見其速也不  
作當字夏先后只指禹罔有四句相推說下亦字莫不字

尚書取言 卷四  
暨字俱要剗剔降災還指伊洛竭爲是正與罔災相反申  
云卽是覆亡恐未妥造攻二句申言所以假手有命之意

惟我商王布昭

節

承上朕哉自毫而本湯之所以興桀滅德作威無有能聲  
其罪者獨湯爲民請命故曰惟我商王布者發揚也昭者  
明白正大也武而曰聖者陳氏所謂德義之勇也神武不  
殺亦是代非代有天下乃反其所爲之意更其荼毒敷虐  
代以子惠寬仁是也允者信之而不疑如曰非富天下爲  
匹夫匹婦復仇是也懷者念之而不忘如曰僕我后后來  
其蘇是也但兩字宜串看惟信故懷不可截然分作兩對

今王嗣厥德

節

生王之天下以德得之今王繼先王非嗣其位乃嗣其德  
也旣嗣其德則家邦四海之觀德者正在今日故曰罔不  
在初立字謂爲之于此而可爲民表也卽建中建極意愛  
敬要體帝王事發揮惟親在善繼善述不變舊章上說惟  
長在尊崇元老無遺壽考上說如此則愛敬立矣夫愛敬  
之道旣立于此則愛敬之化自形于彼始而一家次而一  
國終而四海莫不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愛敬之風洽天  
下矣此非必之家邦四海而必之惟皇之極也嗣德謹始  
之道孰有加於此哉○後來太甲顛覆典刑不惠阿衡伊

尹已先見其微故以孝敬點醒之始于家邦二句就遠近  
之人儀刑其愛敬言之卽是終上立字之義非推行之序  
也

嗚呼先王肇修

節

此舉先王之成德欲太甲嗣之也肇修句總從諫六句正  
肇修之實肇者築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忠言易于逆  
耳而虚心聽受實出樂聞非特外示優容已也老成易于  
疎擯而奉爲著蔡動與之準不但聽從其言已也照下之  
謂明凡民曲折處無不照察悉爲處分料理停當是謂克  
明實心之謂忘以事桀言積誠感動不曲亦持是之謂克

忠與人不求備不是器使乃是取善之廣檢身如不及不  
止言其心其工夫亦如此有視勤若怠視密若疎意此皆  
先王所以修人紀者以二十里之侯封奄有萬邦而爲天  
子蓋亦艱矣今王坐享成業可不繼嗣先德以保之乎

敷求哲人

節

此節是求治人以輔後王見先王慮後王之遠敷求卽立  
賢無方之意以修人紀立說輔字兼勸善閉邪二意如云  
將順其美使之由于禮度之中匡救其惡使不蹈于縱欲  
之失修人紀以嗣厥德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

節

哲人輔之阿諛之人從而敗之欲君嗣德難矣故又制官  
刑以儆有位非恐哲人怠于輔而設此以儆之也申說非  
想當時太甲左右已有此一干貨色歌舞等人相與蠱惑  
之故訓及此官刑卽下墨刑曰以下儆之之詞也風者習  
染之所成也人一入于其中便浸淫汨沒而不能自主無  
影無形未幾而天下靡然從之故曰上行下效謂之風夫  
有此風者大都生於敢心敢者無忌憚之心也人無忌憚  
何所不至于是有萬舞千謳恣長夜之飲而無節者矣巫  
者以歌舞事神故以此爲巫風于是有珍竒窈窕狗馬登  
臨卜畫卜夜而無度者矣殉如殉葬之殉謂陷身于其中  
死而不顧也淫者過也亦褻也故曰淫風于是有視聖言  
忠直者德若仇視嬖倖若膠漆者矣悔者毀之也好惡拂  
人倒置背理孰甚焉故曰亂風有一言不必多也喪亡止  
于家邦者暗指天子微言也勿補出匡者止之于將萌若  
有而後諫已無及矣臣下不匡以墨刑加之貪官固位與  
貪賄同所以激之使諫也具訓于蒙士卽鄉學國學之士  
使異日入官知所以進諫也蒙士且訓况見在有位者其  
匡正可待言哉

嗚呼嗣王祗厥身 節

此總結上文而望其敬念也敬念一直說人欲敬身非念

頭上時加覺察不可工夫全在念字聖訓以下原所以當  
敬念之意經畫于先王之心乃聖人之謨也近足以省身  
克已遠足以致治保邦義理完足關係甚重蓋洋洋乎大  
哉發揮于先王之口乃嘉美之言也以綱目則昭然畢陳  
以鑒戒則燦然可睹條分類殊無難曉蓋彰彰乎明哉  
此其所以當敬念也惟上帝不常二段不可以天命人事  
板對善惡等字不必死粘風愆如上文愛敬人紀何者非  
善非德宜推開說爲長况替風愆則云聖謨嘉言昭勸戒  
又云小德小惡不成語意玩來自有血脉若曰天命何常  
哉作善則福祿臻而百祥降焉善其可以不爲乎作不善  
則菑害至而百殃降焉不善其可以少爲乎善卽德也人  
於德多爲其大而忽其小以爲小善不足爲而不知萬邦  
之慶卽自小德中來不善卽不德也人於不德多戒其大  
而以小失爲無傷不知厥宗之墜卽自此小惡中致也况  
小德小不德日積月累無有不自小而大者董子云善之  
積也如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不善之損也如火銷膏而  
人不見也此語最可思如此講方有氣脉若只就風愆上  
說於大小字義便難暢快邦慶墜宗又祥殃之大者正挽  
轉上文意蓋上下相承亦不必以天人分矣

太甲上

三篇之書始因不順而作書訓之繼因書無益而口陳  
訓之末又以空言無用而居之桐以訓之卒致克終允  
德可謂曲盡格心之道矣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此作書之由不惠者不立愛敬不念風愆不嗣烈祖之德  
不保艱難之業也阿倚衡平孔氏作官名說鄭云伊尹湯  
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保其國如阿平其國如衡則王介  
甫之說也太甲不惠或忽尹或恃尹故下文一儆其所忽  
一破其所恃

伊尹作書曰

節

此言先王創業之始祖而尹亦爲開國之元臣見尹躬不  
可忽也命曰明者言這道理顯然在前特人不願則不見  
耳顧說文云還視也還視返觀內照也此心常存在在存  
覺靜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  
見如參于前如倚于衡所謂常自在之也不但平時就是  
奉神之時亦無非此顧諟之心上天而天神下而地祇社而  
土神稷而穀神先而宗廟一以此心奉而承之極其祇敬  
嚴肅蓋顧諟明命于無間也以承至祇肅作一句讀不可  
以明德恤祀分看或云天地百神卽明命奉承祇肅卽顧  
諟說亦是天監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天與人不遠也集命撫綏一直不可以有天下安天下平說厥辟宅師亦一直不可以佐君安民平說集大命有天下也袁指明命非是撫綏着湯說以緝寧綏猷入講惟尹躬句是歸重處言先王非能獨創更得尹輔之乃方有此丕基肆嗣王方得承之肆字緊頂說左右宅師者戡禍定亂既效勞于集命之初立經定制又宣力于撫綏之後除殘布寬令萬衆之民處之各得其所也王今臨已定之萬方統已宅之民衆可忘所自乎抑揚重伊尹身上講

惟尹躬先見

此言佐業固賴乎臣而保業則係于君尹躬先見于西邑

夏矣夏先王不但指禹自字不作由字說謂自己也爲仁由已之意夏先王以忠信自完故能有終忠信兼心與事言有一念不真一行不實便不完全便有欠缺不得爲周日記云存皆實心行皆實踐不朝爲而暮廢不外修而內荒是也或主謀之周悉說夫忠信爲周訓出國語孔疏亦從之何必別求有終是享國長久保其令緒也惟終是與國咸休保其爵祿也罔克內補不忠不信意如昏迷不恭矯詐誣罔皆是不周戒夏桀敬爲辟俱以忠信入講不辟而忝祖則以不周罔終而丕承之緒不保矣尹且自慮于罔終之不暇而何能爲王謀哉罔終則累乎相不辟則忝

乎祖聞斯言真足慄慄

王惟庸罔念閔

庸以尹之言爲尋常也句絕古注皆然罔念心不維也罔聞耳不聽也忽尹猶故而莫知顧諟之功恃尹猶故而莫盡自周之道故繼之以口陳

伊尹乃言曰

節

此述先王爲善之動慮後之遠以戒其無致覆亾昧未辨色也爽夜氣清也昧爽之時萬感未交虛靈正湛先王心體澄然固不待洗澡而意念惺然則不能自己乘斯時而大明之存養於退藏之密省察于初動之幾俾天理昭昭在目一毫之物欲不得而掩之抑且不遑寧處坐以待旦孜孜急急無暫止息若曰啓明見矣鷄旣鳴矣豈吾人安枕之時哉此乃極形容其勤修之意未說到行上以明德行政分看者大非旁求求之廣也求賢不止一路更多旁出之途俊彥乃懷才抱德者啓迪時說俱分知行可從啓者罕喻曲譬開發其昏迷迪者鼓舞振作激勵其踐履也或入以義正君以禮防君亦可命指大命以基業言觀越字覆字可見或指明命或指先王臨終教戒之命俱不從越命自覆者不法先王之丕顯不聽俊彥之啓迪則丕承之業自然不保矣可弗戒乎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此深救太甲之失正無越厥命之事也二句一直說慎儉德卽所以懷永圖不可兩開懷字工夫在慎字內儉非節嗇之謂不侈然自放之謂也永圖就國家上說凡人奢侈欲縱止快一時之樂而不知長遠之計惟儉則收斂而不敢肆制節謹度約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清心寡欲制凡事於天理範圍之內故能爲社稷謀爲生民謀而天下國家可以保之於無窮矣太甲之病在敗度敗禮奢侈失之快自前而忽長久故此直拔其病根而藥之

若虞機張

節

此節告以慎德之工夫若字承慎德二句來欽止二句正發若字之意乃慎德之所從事也此若詩之比體上兩句先設譬以起下兩句機弩牙也括大尾岐而啣弦處也度者高下之準也往者以意往也在心目之間虞人之射也旣張其機矣矢加於弦不遽發也必往省矢尾啣弦之處高下得法與物相當然後發矢斯發無不中矣乃王之慎德亦然欽止二句勿作處事說勿以立本致用對說止以理言正如射者之度而萬應之準也慎德工夫全在欽止而率祖句又爲欽止而設尹恐太甲認止不真故又舉乃祖做個標準欽止者人心之中事事物物各有個當止之

理如君止於仁子止於孝之類惟欽則當思慮未萌而知  
覺不昧靜有定止當感應紛糾而品節不差動有定止是  
止乃從一敬中得之也省字意只在欽字內不必又高一  
層然要欽止不必他求乃祖之所行莫非禮義之成法正  
得所止之標準也惟循而行之則所行得所依據而動無  
過舉矣正如射之發而無不中也擇者悅君之不覆命也  
有辭者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萬世稱爲慎德之主稱爲永  
圖之主也時俱作効說有辭謂之效是矣朕擇何以云效  
耶正與永圖相首尾之詞

王未克變

未變其舊習敗度敗禮猶故也伊尹所以不得已而行權

伊尹曰茲乃不義節

此尹告朝廷群臣之辭茲指敗度敗禮乃不義之事性本  
善而習壞之併其性亦化而成習矣賈誼曰少成若天性  
習慣成自然是也故曰習與性成所以然者爲弗順義理  
小人從吏之耳予可使之狎昵乎于是從桐先王墓陵之  
地營建宮室奉王居焉密邇先王一則興其哀思一則絕  
其邪黨以是訓之勝于作書口陳多矣庶幾善念油然而  
生汚習脫然以去無俾一世迷而不悟也嗚呼此舉也處  
君臣之變行非常之事伊尹爲之而不忌天下安之而不

疑非天民先覺之元聖許大力量一腔精忠誰能爲之哉  
周公以叔父之親止行居攝之禮而流言起矣公之不及  
尹愚豈能爲曲說哉

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居憂孔疏云服治喪禮也此時不順之黨杳然屏跡朝夕  
惟與先靈相瞻對故往愆前咎頓然以改而良心善念油  
然以生此可見惟狂作聖在於克念而不言之教勝于責  
陳尹格君之功大矣

愚按孟子稱尹爲放君後人因之今放之經史臣曰祖桐  
居憂爾伊尹曰密邇先王其訓爾未見有放之文居桐乃  
後人廬墓之始孔氏不知朝政之說正與三年不言合其  
稱放者論其迹也愚未敢以爲然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一月朔 節

太甲終喪之日正當改過之後伊尹以袞冕吉服從桐宮  
奉迎歸亳正位臨民服除終德二意兼重古者天子六冕  
惟袞冕備物盡文復辟大事必於正朔行之杜靜臺曰倘  
服除而德不允何以處之

作書曰民非后

節

伊尹既迎太甲歸深致慶幸之意乃作書告王民非后四

句意重下段見君尤不可失民也日記曰民無君復有明君出君失民廟社一絕不可復續矣向者吾王有過君幾失民商家基業大有可憂者幸而皇天眷商陰牖王衷思若落之行若翼之也克終厥德敗度敗禮變而處仁遷義也不能其始而能其終故曰克終休字指保守基業說自今以往子子孫孫永得以匡民而作辟國祚延之于無窮宗社保之于不替皆自今日貽之豈不爲萬世無疆之休乎不必說到爲萬世處仁遷義之法喜懼懼後日執德不固非今日倘不改如之何之說○林氏曰克終允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尹嘗五就桀矣而桀終不改則太甲過豈非天乎湯宜有餘慶故太甲爲之孫始皇宜有餘殃故扶蘇爲之子一天也

王拜手稽首曰

節

太甲深咎乎既往而求助于將來重圖惟厥終上開口便說明德二字何等敏捷德者人所以肖于天地以不明故不類也或云不肖于前人亦可欲敗三句正不類之實本註度就事言禮就身言真西山云欲者嗜好也縱者放肆也奉身當有法度嗜好無節則敗度修身當有禮縱肆不恭則敗禮禮度就身說日記云勝蔡傳杜靜臺曰人君作事皆有見成法度多欲則所行之事皆求滿其所欲不能

不變亂法度了君身舉動自有當然之禮縱肆則其身放  
于禮法之外二句正是不明于德處速戾越命自覆也天  
作四句先泛言後着自已爲是天孽凡草物之天虫豕之  
怪是也可違者如太戊之桑拱高宗之雉雉皆可修德以  
禳之自作之孽不可逃避如桀放鳴條紂死宣室皆已自  
取今日縱欲速戾正自作之孽其可遁乎帥保之訓如作  
書如口陳皆是背之者罔念聞弗變是匡救之德卽繩愆  
糾謬之謂終字對初字看初曰弗克終曰圖惟言往者雖  
不可追而來者猶可圖也太甲求助之意可謂切至矣○  
欲與縱常相因禮與度非二物

伊尹拜手稽首

節

太甲自咎不明于德尹乃以允德明后期之修身固是戒  
逸欲遵禮度然洗滌方新渣滓未化必求至于純粹以精  
乃已須要體會此意工夫全在修身內修身而德允德允  
而下協所謂誠能動物也流水逝下不可照傳作對德就  
臨民發用說允德者不徒爲悔過之言而實有圖終之事  
言自內及外無不實也允字生於修字來無工夫協下則  
是允德自然之驗協者合也傳以和字解和則合矣謂實  
德流通足以感動人心自然和協順從愛戴歸往于下者  
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以明后期之此只說明后能然不可

說能此斯謂之明后下文先王正明后

先王子惠困窮

節

要允德協下這樣子莫過于先王成湯子惠德之允也言  
允德而身之修可知悅服俟望下之協也子惠要玩註中  
誠字誠正是允人之愛子無有不誠以愛子之心愛民則  
凡撫摩鞠育賁予周給當無所不至矣困窮人所易忽於  
此尤加意焉其他可知也本國鄰國平亦無傷總言協下  
耳命者政教之類先王所設施者服非令則行而禁則止  
施爲當而厭然心腹也故悅而愛戴之厥鄰素被其君之  
罰俟望其來冀得除其殘暴極已于水火之中亦當子惠  
之恩耳本國被澤而悅之深鄰國聞風而望之切湯德之  
協下者如此非明后而何

王懋乃德

節

言法祖者累矣此節不重法湯而重無時豫息太甲悔悟  
初新恐其心有間斷故以是戒之三句不可截提起烈祖  
一且講下爲妙謂制事制心烈祖之盛德而日新又新烈  
祖之純修其可爲後世法程甚明也王德初新而少有作  
輟并今日之德亦荒矣必乘此怨艾之初而益遵丕顯之  
家法勿恃克終之德而愈勤顧諟之工夫事懋乃度矣忽  
不可以欲心參之常時時視烈祖之制事者以制其事身



懋乃禮矣忽不可以縱心失之當時時視烈祖之檢身者以檢其身可也一念豫則德以優游而弛一念怠則德以厭倦而阻豈烈祖與天同運之功乎須看一個時字懋德正所以修身惟懋故允而所以協下者在是矣

奉先思孝

節

此示以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思孝思恭惟明惟聰所以懋德也每句上下字俱重奉先非奉祀之謂是不違其祖也然奉先有道當思善繼善述以致光前之孝接下非但禮貌之謂是信順其臣也然接下有道當思聽言納諫以篤禮下之恭欲所視之遠而不蔽于

淺近則在思明蓋心體本自昭融思有以徹其蔽而九州四海之利弊一玄覽而無遺矣耳司聽而聰者聽之德也欲所聽者德而不惑于儉邪則在思聰蓋心體本自虛靈思有以決其壅而是非可否之雜陳一聲入而如剖矣此皆所以懋德也如是則允德足以協下明后足以光前矣似不必乎臣之訓矣而且孜孜望臣匡救圖終其用意何休美哉朕敢負至之美意不一罄竭吐露而有所厭斲乎聰明就心之真體上講不可涉上去休字或以休卽萬世無疆之休或以休爲克終允德之休俱可備錄之○四者皆太甲病根顛覆典刑非孝不惠阿衡非恭狎于不順

非明庸罔念聞非聰故因其圖終而告之以此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

節

申誥只是重誥不必言其節申其節惟天以下皆泛言不指太甲勉太甲意在言外無親予而或奪也罔常懷向而或背也無常享或存或亡不可度思也敬兼動靜說不但視聽語默之不慢而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一念兢兢常如日鑒之在茲仁就行政說欲與聚惡勿施是也傳舉鯀寡孤獨以包平民誠者實理也鬼神一氣爲聚散惟此心之實理足以昭假之故有其誠則有其神就祭祀時說而平時實直工夫亦不可少爲人君者必敬仁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否則天民交棄而百神不主矣這個天位蓋亦難矣哉玩口氣作咏嘆說更有味而居位之不可易爲自躍然于其中矣

德惟治否德亂

節

天位固艱然保位以德能慎所與而爲之則亦不艱德治否亂此泛言治亂之機以起當與不當與之意與治二句方暗勉戒太甲也德否道事俱以敬仁誠入講治亂興亡俱以天民鬼神入講有德則必有道故云同道不德則無道矣而必有亂事故曰同事道如敬天事神法祖尊賢愛

民有賢君出大率皆然罔不與天親民懷神享也事如聲  
色遊畋作威聚斂任小人遠忠直等事昏主所爲無大相  
遠也罔不亡天去民離鬼神怨恫也道以全體言事以一  
節言治亂在古皆有明鑒故不知其興亡視其所與與者  
臭味相同神情契合不在形迹虛文間也若在形迹間則  
一時暫與未幾去之矣人心操舍無常始與治終復與亂  
則亦其心之不明也故必終始慎厥與乃爲明明之后慎  
在心上說終始二字分不開是徹頭徹尾之義一得所與  
便要終身依之不可時刻暫違明明者明上又明言其明  
之極非以明字指慎始明所以明指慎終也惟明明后言  
如此纔是個明明后非云惟明明之后乃能如此太甲敗  
度敗禮幾與桀同事矣一旦改過而由湯之道恐其心不  
常而中變故以慎終告之

先王惟時懋敬

節

先王正其所當與者惟時卽無時豫怠之時配天全在此  
字上蓋上帝無一時不與我相陟降我無一時而不懋敬  
歛德德與天合故能爲天下君而配上帝也緒卽配帝之  
緒監視也曰視乃烈祖曰監都是敬德方法監比慎與更  
進一層洞日警心不期慎而自慎矣

若升高必自下

節

進德必有序而妄意躡等人情多有之先王之德其地位高其造詣遠非可以一蹴而至下學斯可以上達近取斯可以遠到譬之登高然萬仞之巔起脚自平地譬之行遠然千里之遠起脚在跬步序固然也太甲悔過之初恐其有欲速之心故以是矯之不必以敬仁誠入講便覺潦倒○矯偏有五躡等一也輕民事二也安君位三也不謹始四也好謾惡直五也克去此情皆敬德中條件

無輕民事惟難守節

人情常錦衣玉食之時多不知稼穡之艱難故戒其無輕民事而思難人情當蒙安襲慶之時多不知邦基之枕椹故戒其無安君位而思危二惟字最重惟其難則不敢以爲輕惟其危則不敢以爲安矣未入相因意亦可重民事正所保君位之安思位危必不忽於民事之重

慎終於始

日記曰此要體傳意講終指保令緒于無窮始就今日卽政臨民說人情孰不欲善其終者只是安于偷惰以爲今日姑若是他日固改之耳正不知天下事未有不善其始而能善其終者王欲圖厥終而保先業於勿墜當于今日嗣位之始慎之若因循怠惰一不謹慎迨其終而圖之無及矣

有言逆于汝心

節

忠言逆受甘言易從這尤是人情偏處必字正是力矯杜  
云逆心定以爲道遜志定以爲非道必求諸道有斷然容  
受之意必求諸非道有斷然不從之意不照時說兩開活  
看極是蓋臣子於君道在骨鯁不在從與故逆便是道不  
必更問其逆者何言遜便非道不必更問其遜者何言侃  
言危論或至犯顏盡力糾繩直中所忌此非忠臣匡君之  
道而何唯唯諾諾當先巧逢下氣柔情陰爲將順此非諛  
佞邪道而何伊尹之言昔嘗逆心不順狎昵之言昔必有  
遜志者故此戒之

嗚呼弗慮胡獲

節

上言與治條自此以與治功效勉之思爲指上五者言理  
原于心弗反覆思維則心與理不相融理何可得事體于  
身弗竭力殘履則身與事不相習事何可成此見得思之  
當謹行之當篤也一人元良本思爲兼盡來而造于極致  
處德止至善道出萬全所存一先王懋敬之純心所行一  
先王懋敬之純行萬邦貞就儀刑其德說兼臣民內無邪  
思外無邪行以百官則正于朝以萬民則正于野有蕩平  
正直之風無淫朋比德之累配帝亦無忝于先王矣

君罔以辯言

節

尚書明言 卷四 三十一  
上句不必說防其思爲之過伊尹有去志恐旣去而復有  
小人鼓利口變亂祖宗成法太甲不察而誤聽之故言及  
此辯言屬臣說宋王安石論事神宗前上下言今貫穿經  
史人莫能難真辯言哉神宗信之新法興而熙豐靖康之  
禍繼起辯言之不可輕聽信矣老子云功成而不居蔡澤  
云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况伊尹遭君臣之變有放桐之舉  
君復辟而不去烏能絕人心之疑杜讒賊之口哉霍光父  
政而赤族是其証已寵利是富貴之極輔君功成而復居  
之是貪戀之心盛則招忌滿則必覆且非廉介恬退之風  
以尹而豈不識此邦者君之邦休者祚之固永者無窮乎  
者必然也承君臣盡道兩邊成憲無更則政治昌明人荷  
清淨寧一之化猜忌不作則廉讓成俗朝無懷利營私之  
臣社稷靈長終將賴之矣  
咸有一德

一德有三意二三其德非一也經云德二三動罔不凶  
是也終不如始非一也經云始終惟一時乃日新是也  
取善有遺非一也經云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  
成厥功是也咸有者謂君臣同有也已旣去欲後臣同  
有此純一之德則無辯言亂政之失

伊尹旣復政厥辟

節

政就典禮命討說見服迎歸時政已復矣云既者追敘之也陳戒于德謂陳言戒王于一德也德兼不雜不息該括萬善已見上文復政告歸不以寵利居成功智也陳戒于德不以去國忘納誨忠也

曰嗚呼天難諶

節

此正陳戒于德之言嘆息言天道難信何也倏而予又倏而奪天難諶二句一直下勿以次句作推由下四句于不常處見有常德不曰厥德常而曰常厥德就用功言且勿露一字保位在常德內說出九有亡在靡常內說出一念常誓而存亡之機閔焉然則保亦自保也亡亦自亡也所可自信者此耳

夏王弗克庸德

節

此引夏商興亡以證上節雖桀湯並引意歸重在湯不可截作兩段庸常也不庸雜而息也有命謂足當天命者啓開之也迪導之也思啓行翼之意一德卽有命啓迪卽眷求三句一氣說猶云啓迪其有天命者求一德之人而眷之使爲神主也神主該民主尹湯重湯一邊享當也德與天合故上當天心天心卽啓迪眷求之心明命天命之顯然可見者克享以下一直說勿以得天得民乎看受明命謂征伐無敵有師謂四方後革正謂改正朔觀桀之所

以亡湯之所以興則常德而保位德靡常而召亡豈不信哉

非天私我有商

節

此承上文反覆言之。一德兼湯尹天命則民歸在內故以天民並言不必分應上文陳氏雅言曰一德者天人合應之機也。惟商之君臣同有一德故自然為天所佑為民所歸。

德惟一動罔不吉

節

觀夏商興亡由於德之一否可見人君之德純粹而一則凡有動作自然上合天心下得民心而無往不吉苟二三而雜則凡有動作必然上拂天心下失人心而無往不凶。夫吉凶之應于人毫髮不差者何哉。惟天降災祥在德故也。蓋吉原天之所以福有德故德一則天降之祥而其動也吉凶原天之所罰惡德故德二三則天降之災而其動也凶。誰謂禍福之在天不由人事之感召乎。此節一字傳止作純粹言便不入不息亦何妨。動乃動作之動非動輒之動。孔疏云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受于人曰吉凶降于天曰災祥。

今嗣王新服厥命

節

此直勉太甲以一德也。冕服迎歸之時天子之政教號令



自此始行故曰新服厥命服者行也德與命相聯德不新  
何以使天下奉命須是新德必使舊染滌本體昭瑩方  
纔德與位稱而無忝然此非有所增益於其初其要在終  
始惟一耳德有無窮之量功無息肩之期徹頭徹尾總是  
一般工夫前念後念總是一個意念時乃所以日新時乃  
句從上句套出見成說猶云如是方纔日日光彩更無塵  
垢之蒙了二句一氣說下句乃足上句之詞纔有間斷便  
分新舊有常乃是日新緊要工夫

任官惟賢才

節

伊尹既告太甲以一德隨告以用人德非臣無與爲助也  
任字該一節意最重爲上爲德德字惟和惟一一字正所  
謂一德也爲下爲民句帶言不作對而難慎和相通說下  
歸宿在惟一處纔是言庶官百僚不可以匪人參惟有德  
有能者然後用之輔弼大臣非賢才之可盡必全盡人道  
者然後用之如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之人是也所以然者  
何也以臣與君德實相關耳蓋國家用人原以輔養君德  
而民者正君德之所流通者也臣爲上則爲德或保佑王  
躬以養君德之本原或因事納忠以達君德之發用惟臣  
是賴而宣君之德以致民爲下則爲民或調元于內以協  
和天下或宣化于外以潤澤蒼生皆君德也則皆臣職也

臣職之關於君德如此故新德者必資焉倘用之不得其道始或以匪人參既或以讒間入終致臣主異心四體不展不能藉其益矣故必惟難焉如不得已也惟慎焉審于聽察也惟和焉可否調而剛柔濟也然和非雷同意氣之間又在惟一形骸肢體如出一身肺腑肝膈如同一心喘息呼吸如通一氣是之謂一一則純而不雜矣一則恒而不變矣不雜不變卽此便是一德此所以爲一德中事歟

德無常師

節

新安陳氏曰理之一本萬殊處擇之貴乎精理之萬殊一本處融之貴乎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精以擇之也卽所謂微精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一以貫之也卽所謂惟一也主還不是精擇乃是博取

夏氏曰學未有得不可執一定之見學既有德不可忘一貫之理德旣無常師吾不敢拘凡主於善者皆師之泛觀博取也善雖無常主吾不敢泛必卽夫一者而合之反觀約盡也

申瑤泉曰德兼衆善有定名而無定在者也執一而師則得此遺彼其爲德也隘矣故不論庶官左右惟主其善而以之爲師善原於一無定在而有定理者也執一而主則窮流忘源其爲善也泛矣故凡師庶官左右之善合而會

尚書疏言 卷四  
之以歸於一○王方麓曰師不專指臣要兼古人民亦在  
內

愚謂此章以一德爲主須從人說到已來而以克一爲究  
竟方是理在吾心因行而名謂之德隨事而顯謂之善德  
是善之總稱善是德中之條件一則其本原統會處也一  
者何也心也此心至微能統萬善故曰克一常師指人而  
言常主指事而言德不可常師者恐善之不備也若常師  
有善一件只師得一件有兩三善亦只師得兩三件故必  
在在師之方採取得廣而無遺善然善又不可常主者恐  
其膠滯而雜也一向從耳目法象上着工夫有沉酣泛濫  
之患而無融會貫通之妙且倚人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千  
變萬化皆從此中流出故欲其恊于克一也到克一則殊  
塗同歸渣滓渾化人之懿美皆爲吾心之故物矣譬如集  
得碎金從鑪中鎔之便成一個心固銷鎔萬善之鑪也未  
子易地皆然之說愚未能暢然更俟思之○純粹之一卽  
有常之一純亦不已是也有常之一卽并包之一吾道一  
以貫之是也若分爲三支離破碎

俾萬姓咸曰

節

此告以一德之感應效驗俾字緊承上來不能使民見德  
非一德也俾者一德功至人心自孚若有使之者不可着

力成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誦之無已王言不重重王心  
上大與一非有二也言乃心之所發抒且章旨原說一德  
滾講歸重爲是克綏二句乃一德之效克字永字重看克  
綏則祚及子孫永底則澤裕生民君民一體合兩者纔是  
保厥位之實二句串看亦可

嗚呼七世之廟

節

此言人主德政不可掩見不可不一德也太廟太祖居中  
并三昭三穆爲七七廟之制親盡則祧惟有德之主世世  
祀之而稱宗不毀故曰可以觀德不然何以不與衆同毀  
也天子爲萬民之長萬民之心撫則后虐則仇必君之善  
政深入民心然後翕然愛戴久而不叛故曰可以觀政重  
德上看政亦德之所施者觀德政只着好一邊講而不好  
邊只帶言之不可以修否平講或問有德之主倘踰于七  
數之外何以處之曰德不可毀而親盡則祀之于世室世  
室者別立一廟于太廟之後也

又袁云殷人六廟今云七者祈太甲也按王制云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有二祧廟  
家語穀梁荀卿劉歆馬融王肅皆云自古王者常禮不獨  
周人始有七廟也愚按經文明曰七世之廟乃減七爲六

乎既云商人止六廟乃頓加一廟以待未崩之至于此皆說之難通者也商人六廟之說出自鄭玄唐孔氏已駁之矣此可以不辯

后非民罔使

節

依愚見此節不作取民之善說前德無常師節亦不必專主取臣善既云無常師矣又何獨師于臣乎上文博採而一融之取善已盡乎人了恐其生自足之心故又以自廣狹人戒之推極于匹夫匹婦之至微且不可忽况其他乎甚言不可矜滿之意稍一矜滿則前功盡棄故云罔成功是有善喪善矜能喪功之說也日記云常師四句已包得此節意但未明言故篇終足之以推王善爲師之量意畧與此合講訂于左

此言君民相須爲戒自廣而設見民之不可忽意與罔胥匡罔以辟不同言后不但非臣罔使而非民亦罔使君實有資乎民也不但臣非后罔事而民亦非后罔事民亦有所裨于君也貴賤者分也善豈有貴賤哉自廣挾人正不常愛德之大病痛處虛受不弘樂取有限輕人以所使而微已以所事如之何其可然也何也天之一理散爲萬善必萬者畢集乃成一德之功夫婦雖微可以與知而合愚夫愚婦之智智于聖人資其狹乃所以成其廣也操一自

廣之心則心體先自窄了盈滿足志氣意凌人天下其誰肯樂告以善哉自盡猶云自伸自表此非必距之彼見此訑訑之聲音顏色高者不屑告卑者不敢告自然緘口結舌矣豈知夫婦之善皆一德之所散見一分之有虧卽是萬分之未足何以成一德無廣則其心虛而受之門常開自廣則其心實而通之塗已塞受之門開則日積通之途塞則日積必然之勢也古帝王懸鐸設鞀誓誦隊箴豈無謂乎

尚書晚訂卷之四

尚書晚訂卷五

明金壇史維堡心南甫著 男史元調禹如甫輯

盤庚上

殷亳之別名爲湯舊邦耿圯河水盤庚欲居舊邦民不肯從故告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旣遷後言吳氏曰此書不必說某篇告臣某篇告民告時臣民並集告臣亦對民告民亦對臣也

盤庚遷于殷

節

商之禰殷自此始遷上還補欲字盤庚遷殷爲民趨利避害而民爲大家世族浮言所惑不肯往居于是率呼衆憂

之人出誓言以諭之衆感金氏云憂遷然水至豈有不憂  
二念交集遷則憂勞費不遷則憂違君且或沉溺矢言下  
文三節不遷之害從遷之利也

曰我王來

節

此下三節正是矢言告民論人事當遷而決之天命又當  
遷也不平我王指祖乙爰宅于茲指耿劉訓殺重民之生  
不欲盡致之死推祖乙都耿之本意不能匡生出先王意  
料之外匡訓救蕩水勢也析卽是離居各自避水彼此不  
能相顧故曰不能胥匡以生于是以卜稽之其兆曰其如  
台言不能爲我活民也其當遷決矣

先王有服

節

此述故事而言不遷之害先王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也  
服遷都之事也天命謂卜恪謹者不敢徇已不敢徇衆卜  
云當遷則欽而承之茲字與指先王不常厥邑便是不常  
寧五遷便是不常厥邑謂以先王之慎重而於天命所在  
猶不敢常安可遷輒遷不常於其邑于今已五邦矣由亳  
而囂由相而邢而耿不敢憚煩也以今日理勢正當循故  
事而遷若不承于古君民坐待沉溺天之斷絕我命且昏  
然無知况曰其能致治守成業繼先王之大烈乎斷命兼  
國命民命烈者安生民而保國祚也從者繼其後也斷命

尚書明言 卷五  
與下永命相應從烈與下紹復底綏相應

若顛木之有由藥 節

此言遷都之利舊都毀壞若枯死之木棄去舊邑遷往新都則易危而安更得昌盛若顛仆枯死之木生芽蘗哉天其延長我國家之命于茲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安四方之民乎木再生芽謂之由藥者枝之旁出者也永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一直說下京師天下之根本王畿不安四方豈能安故安王畿乃所以安四方永命與上斷命應紹大業與上從先烈應

盤庚敷于民

節

民不肯遷豈中心利害之實哉為在位浮言所惑耳其間有審利害以為當遷者又為在位者之所排阻不得自達故盤庚教民遷由在位始其所以教在位者則以常舊服正法度蓋君令臣恭自有法度法度不立故臣下得以撓君命而為梗先王五遷臣不匿指罔有逸言舊日之故事正今日之法度也豈可行于前而不可行于今也哉于是戒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民情有真願衆口有同辭灼見其害而以苟安為非計欲効其謨而以廟筭為當從小人之攸箴即國家之真是汝其毋以威勢禁之使勿言旣言矣毋得壅之使不達也敢者無忌憚之心或者萬



一有之意玩此聲口分明或敢伏箴必有一番處置之意但舍而弗露耳此正是正法度何必云非作爲一切之法又云以口舌代斧鉞哉罰死彰善及身弗悔下文戒之詳矣命衆至庭臣民咸在此節只說排擊不說淨言只欲達微詞不重遵故事

王若曰格汝衆

節

此下皆對民訓臣也謂汝臣倡浮言伏攸箴有兩件私心爲病根當黜而去之兩件私心維何一傲上一從康傲者慢心君有命而違之不肯從遷康者怠心貪沃饒之利憚間關之勞不欲決遷此二語乃一篇之要領然從康尤其是傲上之根須要識得

古我先王

節

丕變以上論舊人不負先王牯牯三句責今臣深負乎我先王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也共政共遷都也圖任是先王委托之重不匿指罔逸言是舊人不負先王之托指告句不必作肩只管匿指一邊播告之修卽是厥指上之指意爲民圖遷作爲號令悉令宣布於下卽是不匿仰體君心故王用大敬隆其禮貌尊以爵祿世選與享皆是也不入諫行言聽時講以不伏箴言爲不匿指則指意反從民出且講中用多少回護大非蔡傳亦未嘗以伏箴言爲匿

指但因今爾在內兩言遂誤以爲分屬耳逸言卽浮言變  
幻事理搖惑衆心故民心無主張遂爲所誤固有逸言則  
據利害之實開導勸諭故民用大變不懷土而樂遷也聒  
聒多言之貌險者傾危而不安庸者淺近無遠慮欲以此  
取信於人豈不難哉訟爭辨也事理不然而爭予所不曉  
此皆傲上從康之私心所爲安望上之不欽民之不變乎  
非予自荒茲德節

此指群臣之失而歸咎于已所以深儆臣也分責臣責已  
非是德者愛民之德也二德字同遷徙勞民似乎荒德而  
起之沉溺莫之安居德孰大焉惟傲上從康者掩晦遷廢  
我之德意不能宣揚耳縱已私而抗上命無所畏懼于我  
汝以我爲可欺耶我視汝含德不惕之情明若觀火但是  
我姑息憚懦不能制命以釀成汝過失也使我操生殺之  
權制短長之命何爲至此言外有今後不終爲袖謀之意  
傲康混見爲是不可以含德爲從康不惕爲傲上

若綱在綱

節

當時巨室不肯遷者徒任一已之私不顧事君之大義故  
此以義責之不能遷者徒貪一時之安不知他日之遠利  
故此以利誘之君令臣恭古之道也譬之綱然執其大綱  
而衆目井然有條而不亂矣從遷之義亦猶是奈何傲上

爲也一勞永逸事之常也譬之農然服田力穡而後百穀  
用登秋成可望矣從遷之利亦猶是奈何從康爲也

汝克黜乃心

節

此條總告以從遷之利大家世族擅膏腴之地耽宮室園  
囿之樂其力足備水患雖水至而不困憚遷之私心實在  
于此乃爲之辭曰不遷於民計便居於斯田於斯何忍一  
旦棄之道途之勞費不貲新居之締造匪易不若徐俟之  
天災何常水勢常已定也小民聽之其言甚甘其意甚美  
故以爲德而不知大水時至居業漂淪身命且不保雖若  
愛之反以害之特虛德爾汝真能去傲上從康之私心  
民從遷則去危卽安乃家永建此乃是實德不但及民并  
亦及爾之婚姻僚友皆蒙其澤視夫空言之惠何如哉汝  
乃大言誇爲積德亦何覲顏之有積德從祖父從遷說來  
猶云世德民與僚友不平僚友帶說

乃不畏戎毒

節

承上若農二句而申從康之害大戎毒水害也遠指民邇  
指婚友或指地言不畏憚遷也昏音敏強力也憚勞不遷  
不服田畝之情農也永建乃家從遷之黍稷也孔疏云罔  
黍稷踰福祿無所有

汝不和言言

節

人臣之義當奉君命而致之民汝不肯將好言語開諭百姓而反陰沮遷都之謀非但害民而已惟汝自生毒害陷于敗禍奸宄之罪以自災于其身耳蓋臣者民之倡也汝既倡民以不遷則首惡之誅必不能免孽自汝作則痛亦自汝受矣汝於此時雖追悔亦何及哉我視小人之中有明利害者猶相顧慮有箴規之言但其言一發汝等即以過口排抑之使不得達汝固自恃其口可以制人矣况我操生殺之權制汝短長之命而不足懼乎汝何不以小民之箴言告我乃共爲浮言以搖動之懼之以遷徙之難喻之以沉溺之禍一時人情爲汝所惑氣燄之盛似若無可奈何然以我制命之權而殄滅汝亦何難之有譬若火焚于原野初雖不可向近終猶可得而撲滅也亦惟汝衆自作不安以于是非予有各樂用刑威以加汝也傲上之害有如此者可不戒哉○盤庚之文潦倒重複亦只依其文訓之不必多爲過接譬如平地作橋橋上又加橋焉舊講俱不妥通節數十言不過言傲上之害乃伊自取非由外來之意不可在汝難悔非予有各對看敗禍二句卽生毒先惡二句卽自災自作不靖卽奉恫蓋反覆明之無甚分截毒灾恫俱以刑言以爲水患者非奉恫謂奉而養之安其危利其菑之意相時以下血脈落在撲滅一段是

卽汝悔身何及者相時三句一氣說下不可分作兩截愴  
利也馬融云小小見事之人短長之命言殺之則短生之  
則長告朕日記云民情真有不便亦當告我亦是恐沉會  
編不照註謂以遷徙之勞嚇之以水至沉溺之患貽之極  
是從之原野火也

遲任有言曰

節

引此言結前圖任及起下文非罰非德意舊人者練達故  
事而國家之休戚靡不關心周悉人情而小民之安危咸  
相倚賴故當求而任之至于用器則必求其新者用器之  
道不可施于用人也舊人作世臣首不但老成人也此欲  
舊人副圖任之意

古我先王暨乃

節

舊以賞罰對講謂無罪不敢輕罰無功不敢輕賞逸勤勞  
善俱就從遷說爾勞爾善皆指祖父說配享正不掩善勞  
作一般夫賞云圖任是矣罰亦謂之圖任何哉細玩文意  
乃是承上文撲滅云云而解釋非是輕罰舊人乃汝無善  
勞而不能邀私賞也一氣說下蓋冀其免于罰而可賞耳  
不照時平說意訂于左

由遲任之言觀之爾正舊人之可求者也古我先王暨乃  
祖乃父國有遷都之舉旣遷相與同其安逸未遷相與同

其勤勞休戚相共上下同心爾爲功臣之子孫正當優禮  
予敢不當罰而罰汝乎惟汝私心不黜傲上從康故欲制  
爾之命而撲滅之耳使爾有勞猶當世世選之予豈敢蔽  
爾之善不一表章之也夫選勞章善所謂德也無勞而選  
無善而章則非德矣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以功配食于  
廟作福作灾皆簡在先王爾祖父之靈使汝不肯劾勞不  
強爲善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不當任而任之爲非  
德德不可冀反加之罰殊非舊人是求之本意汝不可不  
戒且勉以應予之求也如此講甚得語脈且上下文氣滄  
貫爾勞爾善不作祖父勞善同心以遷是也世享兼盤庚  
後日言二句作承上起下之意配享不作不掩善德謂任  
而用之動用非德不但先王不肯爾祖父亦不肯諸說紛  
然不錄

予告汝于難

節

難兼二意遷徙震動旣苦跋涉之勞傲上從康又爲臣民  
所阻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志決于中的有不容阻者老  
成孤幼俱指民一謂其耄而迂濶正不知閱歷緒練惟此  
老一謂其少不更事正不知良心未鑿惟此幼無侮無弱  
所謂無伏攸箴也耿圯河水其居不可長舍目前沃饒之  
利爲永建乃家之圖則厥居長矣老幼之言正是謀之長

而合于予一人之猷者其勉出汝之力以聽我一人之作  
謀可也勉力便是聽猷一氣說傲上從康混見猷者趨利  
避害之猷聽作猷是有志者事竟成如射之中矣

無有遠邇

節

此示以賞罰之決親疎泛說不但同姓爲親異姓爲疎一  
姓中亦有親疎上曰婚友可見用罪卽侮老弱孤餓死誅  
之也不但遠者邇亦勿宥用德卽勉力聽猷彰善世選不  
掩加之爵賞是也不但邇者遠亦勿吝所以然者邦臧由  
爾衆用德邦不臧由于失罰故不得不賞罰之嚴也邦臧  
謂永命紹先業不臧謂斷命棄先烈

凡爾衆其惟致告

節

令轉相致告恐聞之未徧也恭事舊貼傲上齊位舊貼從  
康慶口舊貼伏箴言細看齊位與從康不切又多伏箴一  
枝未妥古人立言定不拘拘板板此時旣告之後當收拾  
啓行行時事體正多如舟車餼糧之類故欲其恭事一齊  
起行途中恐混擾須是整理齊切使不亂竄位是班次之  
意非職位也故欲其齊位旣一面行何必又說閒話故又  
欲其度口玩各字乃字自見末句激切之詞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

節

作者將遷未遷之詞鄭玄云作渡河之具孔疏云作渡河之法與傳不同涉河從北渡至河南話告不過古今利害神明譴責之說弗率是從遷之中猶有遲疑不決者豈誠也此時說話都是一片至誠惻怛之心誠能動物也戒其勿褻肅人以敬王庭還是舊都之庭金氏以爲在途之行宮登進者班次臣前民後故升其民于前而告之

曰明聽朕言

節

二句一正一反相形自上所訓謂之言自民所受謂之命聽受貴審故以明聽勉之奉行貴果故以無荒失戒之言命卽上所誕告者

嗚呼古我前後

節

述先王君民相念以歆動之通節指水患遷都說主泛說者非先王指成湯等四君惟民之承視民之溺由已溺之兢兢圖遷卽所以敬民也保感者都邑淪沒國命將覆故民亦以此爲憂急急從遷所以保佑其君也浮于天時只是水患不能宰便是勝之或訓如浮水之浮傷于小巧不從

殷降大虐

節

此言已之遷卽先王承民之心而望民之胥感也大虐河水也不懷不安故土也攸作遷徙也視民何推攸作之意



續乃命建乃家民之利也視民利在此故用以遷之此正是惟民之承處此四句輕起下文之詞念字重承汝以下正欲其念者承俾二字申謂敬之故使之聞是民間載籍所記故老所傳古后之往事爾聞之稔矣今日之事猶是也汝曷不以所聞于古后者而念我于今日乎欲其援古證今知今日之所爲非有出于先王之外也今日致敬以使汝遷惟喜舍陷溺之危趨生全之地君民同安耳卽先王視民利用遷之心也豈謂爾有罪而謫遷以罰之哉遷都如謫成然故特爲曉之

予若籲懷茲新邑

節

籲者呼之也懷字註解作來字愚謂思念新邑而招呼人往遷也汝故蕩析離君之故今日之遷似大拂民而乃曰不從不曰從其情而曰從其志蓋志者人之本心也人之本心豈不爲已圖安但憚勞惜費又爲浮言所惑于是昧其本心而不肯遷迨溺于水而後出之則其感激欣幸追悔昔日之非不知當何如矣故今日之違乃所以爲從今日之從非從其昏迷之私意而從其同然之本心不從之從乃所爲大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

節

首三句對惟民之承看汝不憂至一人對保後胥感看自

翰自苦以下對浮于天時看耿圯河水民危而邦亦危矣  
今予將試以汝遷正欲安定厥邦使乃家永建于新都而  
邦基亦紹復于先烈也此是我惟民之承不知計筭圖謀  
費多少苦心困鬱極矣汝曾不一體念憂朕心之所困乃  
皆猜忌疑貳大不宣布腹心欽敬思念以至誠感動于我  
如保后胥感何則惟爾自取窮苦坐待水患之至其能以  
人力勝天時哉譬若乘舟不及時以濟直待風波頓作在  
水中流必至敗壞其所載矣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聯屬  
各懷異心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沉溺而已安定之與沉  
溺利害昭然曾不一稽察一旦水至無所逃避則雖怨忿  
何能瘳乎言不能免也

汝不謀長

節

俾汝康共籲懷新邑長遠之謀也自鞠自苦淪胥以沉不  
遷之災也不肯遷徇目前之灾而不慮後日之禍却似以  
憂自勸然勸憂豈人情哉火未及燃自以爲安耳有今只  
是水患未至而暫生不必入貪沃饒之利意罔後水患既  
至則必死何有生理在天乎此正憂之所在不可自勸

今予命汝一

節

一者專一心以聽上也起穢傲上從康也自臭沉溺也恐  
人二句見當一也是非無兩在利害無兩從人心無定主

則邪說得乘間而入不能自決有倚乃身者倚者曲也害不能避利不能趨是身之偏曲也有迂乃心者迂者僻也以利爲害以害爲利是心之迂僻也曲是不直僻是不正身之行事不從直道心之見事不從正道俱因心不一爲他人所誤恐有此故命汝一

予迂績乃命于天 二節

此兩示以遷都之意正望其無倚無迂也上言遷都爲績斷絕之命以養民也非以厲民下言遷都爲念先人之勞以懷民也非以勞民富衆正是迂績懷爾正是念先反覆言之迂績者罔生在上汝命絕矣遷則迎而績之迎卽請命之意所以畜養汝也爾先人從我先后屢遷勞矣此勞不可忘予念之因以念及于爾遷都以養之所以懷念爾也懷爾懷其離蕩然字指遷大意言遷都之美意如此予謀爾之生爾乃不自生予念爾之祖爾乃不率祖乎

失于政陳于茲 四節

旣歷敘圖遷之意因以神道懼之商俗尚鬼假幽之權以助明之不及也首節言已不能爲民圖遷則高后以義罰之所以嚴諸己政在安民耿圯久居而不去豈非失於政乎降我凶德允殖兆民高后之愛民何如而肯容我之失政哉罪疾曰崇降謂不小也虐民謂坐視沉溺而不救也

唐民何必苛政視死不救虐更大焉

次二節言民不同心以從遷則先王以義罰之所以嚴諸民耿圮河水民不聊生然能遷則既免水患又建家立業是生而又生謂生之厚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謀同心遷徙先王必降與罪疾責汝不與我同心以遷故存傲上從康之爽德汝將何道以自免不猷同心卽爾忱不屬故者故意之故爽德卽起穢自臭幼孫盤庚自謂比卽同心迪謂無辭以辨說

第三節言民有違遷戕害之心則爾祖父亦順先王而以義罰之亦所以嚴之民既勞就遷徙說戕害也傲上從康害已害人戕則難訓必是敗字之誤今不敢更緩者來之也來其父祖欲罰其子孫倘祖父肯救猶可乃以義所難容不肯申救其何所逃罰

第四節言臣貪利不爲民圖遷則臣之祖父亦告高后而以義誦之所以嚴諸臣乃對臣責臣也貝水虫之甲有美文古人以爲寶具者多取而兼有之言貪而無厭也具貝玉故不能念民生此是不肯遷病根至此方明言之亂政卽亂臣十人之亂迪就是不告弗祥就是不刑惡其子孫爲臣不忠貪利棄義故啓高后罪之功德崇高故稱高神靈有赫故稱神高指湯先王泛指先王之遷都

鳴呼令予告汝

節

又漢息言我告汝遷都之難道路既已間閔人情尚多疑  
畏誠非易事也顧難則難矣猶望汝之以難而相體今日  
邑居圯壞既係吾衆萬衆動移又厯吾慮我所憂念大矣  
當永敬我大憂念者君憂民民亦憂君一念交通兩精相  
得無有渙然絕遠而不屬者敬恤何如遷都之事我經營  
規畫於外則爲猷殫精竭慮于中則爲念我猷而爾不猷  
則力弛而何以集事我念而爾不念則志異而何以回天  
必分君之圖而共圖之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可也  
分君之念而共念之欽念以忱相與紓朕心之攸困可也  
斯真能敬大恤無絕遠矣然乃心無中正之見則浮言橫  
議又得以奪之中者至極之理萬事之是非利害者于是  
乎取衷者也各以此中設于乃心則方寸奉之爲定主萬  
形共準于此極自然利害不能搖是非無所眩而浮議不  
得以倚乃身迂乃心矣○不易亦無二意謂事體重大臣  
民又齟齬鄭玄云乃變易之易謂不復更改也三註陳氏  
亦主之則與難易之易不同永敬一直說相從謂從君也  
正己心體君心不平

乃有不吉不遘

節

此道路之令爲害遷者防也不善不道貫下二等人顛訓

隕越訓遺落不恭乃勉強從遷中道異志者奸究是乘機  
劫掠行道者剽小刑也殄滅大刑也剽以處不恭爭閭之  
罪小殄滅無易種作一句以處奸究盜劫之罪大道路艱  
闕恐奸人乘機為亂故嚴其令

往哉生生

節

此節以遷後之利歆動之往哉其生生乎凶德降而吉康  
臻可以從容閑暇而樂無事之天可以動作經營而集百  
為之務有生在上矣而又成家立業故曰生生一去就有  
此樂何慶如之下二句申上句建乃家不但立個屋宅凡  
耕商之事皆該之所以破其故土之思永字亦重所以期  
之于無窮陳氏曰前言安定厥邦此言永建乃家者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

節

此節書以居位相對固不可以正位綏衆相對亦不可只  
是散說為得孔疏云居是官府萬民之居位是郊廟朝社  
之位日記曰居者官府民廬井邑之居位者君卿大夫士  
民上下之位既各有處所乃各正其分守愚謂民何位之  
有新都草昧之初慰勞安撫之不暇何竟用法以整肅人  
孔說為是衆兼臣民綏衆者慰其行役之勞也○或以嚴

尚書疏言 卷五 十七  
體統安人情立說始錄之莫居不作已然不應若此之速也

曰無戲怠懋建

節

二句一戒一勉吳氏曰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懋建者命雖在天立之自我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也陳氏曰戲卽傲上怠卽從康戲怠乃其故習未遷則憚以爲難旣遷則苟以爲足故此戒而勉之○懋建兼臣民臣盡其職崇功廣業使大業紹而四方爲之底綏民勤其業興事樂生使乃家建而厥邦因以安定是也

今予其敷心腹

節

敷吐露也心腹腎腸謂心腹內事百姓兼臣民朕志管至篇末古我至茲責言遷都之意在恭承民命邦伯至未言今日之意欲群臣敬民爾衆不明朕志故未遷而二三旣遷而疑懼謂予有罪爾之心今予盡布露以告汝則可以釋然矣共怒厥心違怨也讒言厥口詛呪也陳氏謂浮言之徒必有倡爲事定後有罪責之說者故開釋之或謂朕志只到茲責或謂只指罔罪一句然下文又云旣羞告爾于朕志則管至末又何疑

古我先王將多

節

尚書卷五  
卷五  
此下三節言先王遷都欲多前功而在已遷都欲復祖德其心一也亳地依山遠水契始居之而國謚民安功莫嘉焉其後屢遷數遭水患前人之功幾于息矣我先王成湯思欲恢而揚之故復往居亳亳地多山土高水深可以永無水患是用下我之凶德也水謂之凶德者沉居溺民凶孰甚焉嘉績消沉溺之患貽安定之休是也或云由亳興王業於多字固好而成湯遷亳之時已懷奪夏之心矣恐不妥○此節言居亳之善所以見今遷之宜

今我民用蕩析

節

耿爲河水洗蕩各自逃避難散四奔閭井不得相聚親黨莫爲救援無有安定處所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此豈爲人上者坐視時哉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此乃設問起下之詞而下節因答之云一作咎民之詞亦可

肆上帝將復我

節

肆字緊承上曷震句而言已之遷都乃天意也高祖之德卽指嘉績耿圮河水民陷凶德高后之德墜矣上帝將復我高祖安民之德於今日而治及我國家使民生安定四方底綏故朕及一二篤敬之臣承將絕之民命而永地于此邑所以仰承天意也篤者老成忠厚敬者謹慎小心是能識利害之實而忠誠體國者民居安而民命續則祖德



復而嘉績多天意爲無負矣上帝之意何以知之稽之卜也

肆予冲人

節

爾不肯遷我必欲遷非廢爾謀也乃至用爾謀之善者審利害之實以箴言上聞此善謀也用其善者不得不棄其不善者我之情如此也卜云當遷爾不從遷非敢違卜也耐水勢之自退恐輕動反傾危亦一見也從民之使不得不違天之命爾之情如此也爾之情我既知之我之情爾亦當諒之何疑何懼之有疑懼只說臣民疑上不說上亦疑下

嗚呼邦伯師長

節

此下告臣也邦伯東西二伯及州牧也師長公卿也百執事大夫以下也三等之官均有治民之責者新遷之民舊業已廢新業未興路途之困頓未蘇井里之樹藝未試飢寒怨咨寧必無之尚其惻然隱痛于心哉思其艱圖其易寧其幹止皆是隱中作用不但一痛之而已

予其懋簡相爾

節

通節作一句讀予其者卽施行之詞懋盤庚自勉間選也勉力選擇臣能憂民者用之不能憂民者舍之於用舍之中寓鼓舞勸相之意使念敬我衆也念敬者厚其生而不

困節其力而不傷也此正是隱之實欲臣如此而君相導之簡字重看

朕不肩好貨

節

此節簡相之實貪利之人必不能仁民故舍之而不任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窮人謀生之人各保其居止則叙之授以爵祿欽之隆以禮貌不肩敘欽正是懋簡慶鞠人謀人孔疏作上之人說鞠養也謂安養百姓謀謂替百姓營謀到是宜從之

今我既羞告

節

此節作過文看生生叙欽朕志所若好貨不肩朕志所否既進爾而告之當無不敬也敬者勉于若而戒于否如下文是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總應不肩好貨說自庸句應敢恭生生說雖分戒勉語意一串不可平對總聚也此地沃饒無利又恐其培植聚歛爭利于民故以無總戒之生生自庸者視養民之功如自己之事也囊橐之私指而痼瘼之念切封殖之計去而安民之策殷此真能敬我志之若否而不負懋簡之心矣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承上文而以無窮期之一直講勿截斷分今時後時者

大非不總貨寶惟務民功此爲民之大德也人情多有一  
無終須當敬布爲民之德守之於久而終始不變視永地  
之衆常如蕩離卽長居之後猶切痛隱一時捐利終亦不  
敢自肥一時勤民久亦不敢自逸存此無倦之一心是謂  
念敬于無窮矣

說命上

高宗武丁也夢得賢相以其所夢之形求之于野得說  
於傅岩遂命以爲相作說命三篇

首四節記君臣相遇之奇命之七節記高宗傳說命答  
之詞見君臣相與之盛

王宅憂亮陰

節

高宗喪父小乙居憂于諒陰

當作梁闇卽  
倚廬之廬

及三祀喪旣除

矣猶不言禮居喪不言未有免喪不言者群臣以其過于  
禮而咸諫之首五句叙事輕通過知之曰明哲要看得明  
知以德言知不由察識見聞如杲日當空無微不照故曰  
明哲明以燭天下之理哲以察理之幾此句提起寔字要  
發作則正明哲之寔不作則明哲爲虛矣作則卽建中  
表正意以先知覺後知爲天下所準則也此二句集論天  
子以下方指高宗王言作命從明哲發出來若不言而臣  
無稟令則明哲將安用之皆動王以出言之意○梁闇天  
子居喪之次古者諸侯大夫士俱倚廬天子之廬加梁楹

以起簷令稍高也明哲鄭氏分明爲體哲爲用自示法子  
此曰作則自稟命于彼曰承式上出爲命下出爲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

節

惟不言故作書不言之故全在恐德不類以台正位四方  
正是居作則之任必有前人明哲之德而後可以發言台  
恐德不類于前人一言不當或階之厲所以不敢輕易發  
言而惟恭默以思治道也凡人之心念慮紛紛精神漏洩  
則思不精故思須默默豈如木偶戒慎恐懼一念惺惺恭  
正所以養默也思只思道未嘗思人不意思之之極精誠  
上與天通夢中帝賜我以良弼必是其先知之德能爲君  
作命之人故可以代言夢賚處要得見其形容意方與審

象相顧

乃審厥象

節

追想夢中之形托諸繪事使人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  
野與所求之形相肖此事真奇絕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築  
傳訓卜居於此按孔氏云虞號之間地名傳巖澗水壞道  
每役刑人胥靡築之說貧代爲築以資其養孔說必有所  
受孟子亦云傳說舉版築之間則以築訓居非也巖以傳  
爲名高宗因以傳命說爲氏

愚按一賚弼之說紛如不能爲之曲說程氏曰高宗求說

耶說來入夢耶譬懸鏡於此非鏡往照亦非物來入鏡夫  
鏡之照自然物來入之但高宗之夢非說來投之耳此不  
可相譬亦無此理袁氏曰上有白日下有清潭日無心于  
留影潭無心于邀日不謀而合說得無些影響陸氏曰管  
子云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夫理可以思而通豈人可以思  
而通安得援此爲證或又引孔子夢周公事相比亦非也  
周公已往之聖人孔子思周公平昔之風志故屢見于夢  
此非怪異高宗不知天下之有傳說一旦入夢惟皇帝之  
夢風后力牧可以相方然彼特解其意尚未見其形此事  
真奇絕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天地間自有  
此一種精誠感召非可以人情意想測度也

爰立作相

節

作相置諸左右是一套事下文所命皆左右之事而相業  
在其中矣相之進見有時左右之進見無時相之疏奏有  
限左右之薰陶無限作相而不置左右猶弗相也

命之日朝夕納誨

節

納誨中兼論治論學重朝夕二字論學所以培德之本原  
論治所以弘德之發用誨則聰明日開朝夕誨則工夫無  
間此乃師相第一義輔德就心上說下文啓心沃心正所  
以輔德也此節至有終總是命說之言不必以納誨四節

治書晚言 卷五  
為學惟暨節為治

若金用汝作礪

節

此節只作相資之切說不必如金氏以為用功之喻三段通指德未成言金非礪無以成器我之資汝輔德而砥礪之以至于成者即金之有待于礪也巨川非舟楫無以濟險我之資汝輔德而弘濟于艱難者即巨川之肖待于舟楫也大旱非霖雨則無以蘇枯槁我之資汝輔德而潤澤之使不終于困者即大旱之望霖雨也一節嚴一節申云金無礪一器之失耳舟楫弗具則望洋徒嘆彼岸不登視失礪更切濟無舟楫一身之害耳霖雨不降則歲為歉年萬民饑餒視無舟楫尤切

啓乃心沃朕心

此正勉其盡納誨之道也陳氏大猷曰輔德莫切于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裕心而已袁了凡曰啓心沃心非徒以言心心相入也二句一直亦兼學治講啓者如倒囊出物悉吐素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沃者如焦土受水其入最深又如江河之流浸灌滋潤也又有心領神會渙然冰釋之意沃字全在啓字得來期慰渴教之思

若藥弗瞑眩

節

上二句承啓心下二句承沃心反喻以見不可不啓沃之

意詞平而意串臣言不苦口含糊不肯切至也故無以藥  
君之病而使之無咎正如藥弗毒疾弗瘳也君心無所沃  
則中心迷謬無定見必有妄行之困正如跣足者弗視地  
必傷其足也臣言必苦口則病根乃除病根除則真見開  
若爲已之日然可以行而無困方得盡啓心沃心之道或  
云兩喻不可分貼啓沃兩邊俱有一喻直言以救失不啓  
沃則君身病痛無由以除一喻明言以正行不啓沃則君  
動顛躓必由此起此說較優○瞋眩憤悶之意方言書名  
楊雄所作○陳氏曰求瘳疾之益免妄行之害皆望于說  
之啓沃

惟暨乃僚

節

此欲說以人事君說作相率百官則卿士以下皆其僚屬  
以爲一人之啓沃有限衆人之協助無窮暨僚者以元臣  
作之倡及庶僚象其趨也三註作慎簡乃僚非是匡辟就  
林失一遑說而成美之意自寓俾率三句一氣說下極緊  
勿截斷俾字着力從匡辟生來先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  
諸君高后湯也蓋寬仁子惠高后所以康民先王太甲以  
下諸君嘗迪之爾能率屬匡君是使我紹列聖法高祖之  
德以康兆民也祖宗之休烈復見於今日表正之功亦大  
哉舊以朝夕四節屬學惟暨節屬治非也納誨正爲安民

治學與治豈可岐而二之哉  
匡辟卽是輔德况中篇論治必兼攸居下篇論學必兼修

嗚呼欽予時命

節

時命上文納誨輔德啓心沃心率屬匡辟法祖康民是也  
欽者敬承而不忽之意有終非終始之終乃不負所托之  
意謂終其事也君德成則納誨輔德之事有終民生安則  
同心匡辟之事有終

說復于王曰

節

此荅欽予時命之語首二句先設喻泛論其理見諫之決  
不可不受下明從諫爲進言之地所以廣其從諫之量也

上后字泛言下后字指高宗從字非勉從就虛心上說求  
之若渴是謂樂取則衆善悉有而大矣順之如流是謂虛  
受則衆善俱融而化矣大而化之非聖而何克聖句重要  
入從諫在內從諫所以克聖也承進也休命卽上文時命  
命之輔德命之安民情詞諄懇何美如之克聖則虛懷足  
感忠讜故不命且承能爲江海不憂百川之不歸祇若正  
應欽字若順也敢字亦可玩不承則違上命矣其誰敢哉  
疇字傳說自謂而有兼乃僚之意傳中當求受言於已二  
句極佳

說命中



此正是作相付之以代言之任也通篇進以為治之說

乃進于王曰

一篇大指在憲天而憲天之道為治民故開口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天道泛講勿以尊卑定序為天道奉若者經世宰物悉體天道為君道也下文時憲正是奉若處所以然者何也蓋明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豈為一人逸豫計哉惟欲以治民耳然則天道正所以治民焉得不奉若乎建邦二句串看都即邦中之都后王君公所以王邦都者以君言故曰樹承以大夫師長則分理邦都之職耳數句皆兼天子諸侯而歸重天子一邊知建邦設都以為民設官分職以治民則知所以奉若天道矣

惟天聰明 節

此節為下文一篇綱領自惟口至事神則難皆憲天聰明之實即亂民之道也聰不用耳明不用目赫赫昭昭無在不察天之公也不曰王而曰聖者指明王也不指高宗聖人與天合德順事無情聽不以聲而以理視不以形而以理凡用人行政存心制事時時法天無少間斷曰時憲是聖人即天矣臣民與君分不同而理同夫惟法天之聰明一出于公則朝無不信道工無不信度君公敬順于上大

尚書卷下  
夫師長敬順乎下而治民之職舉矣君臣以天之心爲心  
民豈不以君臣之心爲心令之而卽行禁之而卽止幽遐  
仰承乎休德習暗悉耀于光明上治之民卽從之若風行  
草偃無所違拂也二句不平重惟民句正應上惟以亂民

惟口起羞

節

此下六節皆憲天事口不但言語凡號令皆是一言不當  
則忤物而速來違故起羞甲冑與干戈有別甲戈是禦敵  
之具干戈則用以討罪者干戈豈無甲冑甲冑亦須干戈  
互文也無故興兵則人心危懼而反以動天下之兵故起  
戎衣裳盛于笥中便當察之不待加于人然後察也金氏

曰加而後察雖禡之已褻矣省躬者彼雖有罪然必省我  
躬無瑕然後可以加之師直爲壯曲爲老朱子曰省自家  
真個是否兩茲字皆指上四事說戒乃謹戒之戒非懲戒  
之戒蓋能謹卽能明也明者施之當也明則言惟作命衣  
裳可以示勸甲冑干戈可以示懲何休如之故曰乃罔不  
休

惟治亂在庶官

節

庶官卽大夫師長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治亂係于庶  
官見任用不可不謹也官以職守言爵以品級言能以才  
言賢以德言其實只一人官以任事故屬能爵以詔德故

屬賢私昵所親倖者私昵而用則挾恩恃愛竊弄威權必至壞事惟才力堪居此職者然後官之勿論踈遠仇怨可也惡德謂凶德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包藏凶惡無所不至用之將傾陷正人流毒天下害有不可勝言者惟其德行足當天命者然後爵之卽世類不拘可也官如知縣爵如文林郎才堪治邑初授以知縣之職考滿無過方授以文林郎之階若不稱職爵亦不及

慮善以動

節

吉凶悔吝生乎動善者動之理而時卽理之流行不滯者也欲有所動熟思于惟幾之初致謹于先甲之戒慮之日

於天理合乎於人情安乎精思其善以應事則事之所應自無弗時弗時則弗善矣機會可乘則果斷以決之勿猶豫以蹈後艱之虞變化當順則委曲以通之勿膠固而忽令終之吉斯之謂動之善而時者也兩動字是一套非既見于動又相時也蓋善無定體隨時而在慮之審則動必無有不時時則無有不善也一直說時字有二意一不先不後之時一隨時變易之時天下有事雖善却非時者如堯舜之揖遜欲行于湯武之時子思之死難欲行于賓師之位乃善而非時也三註王氏表葛之喻未暢

有其善喪厥善

節

上節以行事言此節以處已言德有諸已之謂善善由勤而積有其善自足之心也自足則挾之爲已而有滿則招損將已不加勉不惟未得之善不能復有且并其已得者復失之故曰喪厥善事有成績之謂功功因人而成矜其能自驕之心也自驕則出之以誇人而驕以媒忌將人不效力不但將來之功不可復建且并其已成者悉隳之故曰喪厥功傳中喪字指後者不進近講主前者不守意更透崔云有已之長卽短也矜已之是卽非也意佳

惟事事乃其有備 節

天下理亂安危相爲倚仗待患至而漏無及矣故欲其爲未然之防也事事着力謂事其事逐件留心不遺余力當修理者豫先修理當儲蓄者豫先儲蓄件件完備無少欠缺素定之謀已足彌變于未形脫一旦有不測之灾出于意料之外而吾所以應之者整暇有具何至周章失措而爲其所害也惟未至而先謀故患至不能爲之灾譬如兵農然豈能必水旱盜賊之不作哉恃耕戰之具備水旱盜賊無如之何耳見兔而顧犬忘羊而補牢豈不晚哉

無啓寵納侮

節

重啟字耻字啟寵則必授之以權恩褻而侮至耻過則必愧其所短情愿而非成皆始于不自檢終于不能自制故

兩戒之啓寵納侮卽女子小人近之不遜之意耻過作非  
卽小人之過必文過而不改是爲過也之意納侮後有一  
段不可看的光景作非後有一段不可藥的病痛此節總  
是窒慾

惟厥攸居

節

人君一心萬化之原欲法天以爲治者當求天於吾心理  
具于心事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是之謂居心自心理  
自理非居也忽然合之忽然離之非居也惟厥攸居者理  
以心爲安宅心以理爲主人相安於其所主者不出奴者  
不入天君泰然順適乎道心之正從容乎天德之寧其心  
益醇乎醇矣凡所施爲都從義理上流出大之而政小之  
而事故亦盡善盡美至精至粹醇而不雜也政事從攸居  
所發居醇則無往不醇有天德便有王道也

黷于祭祀

節

祭有定時非其時之謂黷如不當禴祀蒸嘗之時而數舉  
也將以敬之適以慢之矣祭有定禮過于禮之謂煩如犧  
牲粢盛幣帛之過其數也將以治之適以亂之矣慢與亂  
豈所以交鬼神哉事神則難言神不我享也○陳雅言曰  
憲天聰明爲一篇綱領下文乃憲天條目惟口節言行政  
治亂節言用人慮善節言慎動喪善節言崇謙事事節言

防患啓寵節言窒慾而總之本於人主之醇心至於事神亦治民之道且見高宗平日有黷煩之病故并及之

王曰旨哉

節

會編講惟服謂高宗自願服行乃不良于言不作反言以贊只云若不是乃之善言我何所聞而行之甚妙今錄之高宗聞說之言有味于心乃贊之曰美哉汝說之言凡上天聰明之理與夫憲天爲治之方向句有關於治道有裨于君德趣味深長膏腴雋美嘗於口飫于心其旨矣哉我當服行汝之所言守以爲制治保邦之程也夫以我之寡昧無知若不是汝將道善一一開發我我何聞所而措之施行乎今幸而汝有旨言我得入心或天之聰明果能憲而臣若民又之休可致矣旨字內有至精至備意

說拜稽首曰非知 節

此責高宗以躬行之實知之行之二之字指憲天說知之從旨哉上見其知然知有淺深聞于耳爲知味于心亦爲知高宗之知味于心者也非但一時之感動也行者實體實踐非軋剛獨奮者不能故難然行雖難而心爲主忱者心之真切慊到處志由此決力由此生張子所謂果而確無難者天下豈有信之篤而行能自己者乎先王之德皆忱信力行所到旣忱不艱自允協先王成德矣成是成全

之成非一成不變之說先王湯也如修身則日新丕顯用人則懋官懋賞制事制心則以禮以義事神則罔不祗肅皆先王已成之德也協者脗合無間之謂允字正與忱字相顧言非迹合乃神孚也通節忱字最重末句深責其必行之意謂行而不言其咎在臣則言而不行其咎在君矣  
○張南軒曰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云易哉說爲高宗言爾高宗舊學甘盤恭默思道已能知之矣使與他人言豈可舍致知而卽及力行不知而行必冥行取困知而不行則與我爲二忠言嘉謀雖日接于耳皆他人之物非已所有

說命下

此篇論學後四節相期

王曰來汝說

節

此歷敘廢學之因以寓求教之意舊學于甘盤而不得卒業遯荒野又入居河內又自河往亳遷徙不常工夫間斷所以迄今學無成也罔顯謂心中不明白於修身治天下之理茫如與下文有獲乃來罔覺反對厥終指今日對舊則今日爲終矣遯荒野其父小乙欲使知小民艱苦故使居民間

爾惟訓于朕志

節

高宗因說行之惟艱之語而自許能行只恐行到錯路上  
 去故望其訓志不訓事而訓志此高宗知本之論下文交  
 修正是訓志處言予資汝訓志之切譬若作酒醴然作酒  
 醴必須麴藥爾惟我之麴藥也若作和羹然作和羹必須  
 鹽梅爾惟我之鹽梅也相資之切如此然麴藥失中可為  
 酒而不可為美酒鹽梅失中可為羹而不可為旨羹是有  
 不偏之道焉爾其交修予乎交修非是以臣之柔可濟君  
 之剛否剛柔可否俱就臣說訓志之際時乎剛克時乎克  
 時乎獻可時乎替否參酌調劑投入君心以成其德如麴  
 藥鹽梅投入酒羹以成其味非必與君忤故曰交修若有  
 毫忽精神不到即竭心以訓而不能底君志于盡善皆予  
 棄也適者寧可于汝訓過一分克者自量其力之必能邁  
 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又其節

求多聞從訓志交修說來說恐高宗專靠人訓誨更無反  
 已自得工夫則所聞雖多終非已有故欲其自去討論古  
 訓建事建事謂以所聞應世而成務也此是引起意不重  
 重在學古有獲上求聞不如自學今人之訓終不及古人  
 古先帝王之訓其所載修治之理至為詳備學古者須體  
 認其意旨覓得古帝王神理所在不靠定耳目傳授也獲



者修治之理雖得于古人亦得其所固有者耳至于有獲而建事在其中矣苟事不師古而師心則自用之聰明非古人之成法不惟已之得而惟聞之求則泛濫而無歸亦渺茫而難據能立修治之功久安長治非說所聞言斷然不能也反言以見古訓不可不學之意

惟學遜志

節

此下告以學古之工夫及其得之之次第也學不先之以虛則志滿而善不可入必操望道未見之心如有所不能可焉學不濟之以勤則志怠而功不可進又必奮自強不息之力如有所不及可焉一說遜敏側重遜志上惟遜則冲虛之極便務乘時猛進不造到古人地位不止如此說務字緣說得去遜志時敏卽修也乃來者功夫漸熟而此理有時忽至也然此特引其端耳天下道理散殊而不可勝紀其未來者尚多又必允懷于茲茲字亦指遜敏信之篤而念之深二字串功夫到此自然由一以至萬由偏以會全修治之道充滿積實不可限量奚止來焉而已乎遜敏允懷是學乃來積躬是獲如此則可以建事而永世矣

○陳氏經曰信道不篤則所修雖來亦不堅凝篤信不怠則來者積聚不散玩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之意新安陳氏曰學不卑遜無以爲入門不時敏又不能進步遜而敏厥

修所以來也道我所固有豈自外來來云者斯仁至矣之謂也王方麓曰義理非遜不能入非敏則間斷生疎修何以能來來之一字最可玩味

惟敦學半

節

愚按葛氏半須自得之說有何新巧何近于禪此老朱之迂濶也呂伯恭喻子才皆主之今從此說正與求多聞相照應謂王學而求人之教只得一半而已其一半必須自得蓋學無人教則無所指點不得為學之方教不自學則教為空言罔裨身心之益所以為學之道一半資人一半反已不可專倚于人也夫發軔入門學之始也究竟結局

學之終也指迷途示向往其始主于人入聖神參天地其終主于已學開其端於始基而不要其歸于極詣豈全學哉王試念之始必究所終終必成其始不主於人而主於我不主於我而主於學工夫精專造詣純熟而厥修之得于我者莫知其所以然而化矣半在已者已渾忘而莫覺則半在人者亦滓渣之都捐此從容中道之聖人也而說言及此真異人哉典主也人為始已為終終始謂終其始也是徹頭徹尾之意○舊說以明德為自學新民為教人始字屬已終字屬人謂學不及人為有體無用典字訓常字以遜敏允懷念終始俱是學來積罔覺俱屬獲俱以修

治貫後俱繳建事永世但以下節強對上節大非大非

監于先王成憲

節

此節不必作自學教人之準的說欲其監成湯之法度而守之也憲以紀綱法度言不必死粘上文修治等說話傳中德雖造于罔覺二句亦不用先王之法酌時審勢定為章程至善至精萬世無弊為子孫者可不奉而守之乎循其軌轍無敢紛更自然設施注措純粹無疵又何過愆之有不但一時無愆永永無愆久安長治惟克永世又在於此王之德罔覺王之法無愆以此為學自足千古何患厥終罔顯哉

惟說式克欽承

節

觀訓志交修之說則用賢豈非高宗雅意哉但進賢者相臣之職而君身者尤用賢之本君德不修臣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今王能志學則手足腹心通為一體黜陟臧否無所異同說亦用能敬承得賢之雅意大開賢路旁招俊又布列于庶位交修不獨說一人而麴蘖鹽梅在在有餘資矣通節一氣說下式克欽承字俱重傳中欽承承罔愆來待君德罔愆而進賢不亦晚乎承交修來為是孔疏承志學

王曰嗚呼說

節

此又一時之言與上文不相蒙仰如引領僉志之意作未  
然看想望將來有非常之事業可觀也風字只作鼓動說  
不作教舊云夢賚肖形其事甚奇故足鼓動天下意却淺  
是其論治論學許多說話皆通徹天人貫串今古真是間  
世之英無負恭默之夢故海內聞之改觀易聽企望至治  
之成耳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承上言必輔君作聖而後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也股肱  
惟人只是欲其具備之意起下句言良臣是學貫古今治  
贊天人者良臣內要着力講以其學古者交修內養純王  
之心而使聖德與先王同道以其憲天者匡辟外達純王  
之政而使聖治與明王同功則足以副四海仰德之心矣  
不然孑然孤立之主一手足不備之人四海之仰何以慰  
焉

昔先王保衡

節

良臣輔君作聖無如先正伊尹故舉以望說作起也謂伊  
尹振起我先王以興有商之大業也乃曰五句本伊尹所  
欲效于君民之志言之申看勿平若不克舜等若撻市一  
夫失所卽是已罪自任之重如此故能佐佑烈祖格于皇  
天也二句一直說佑者內則輔德使大德極于慈服外則

輔治使兆民底于允殖也格天者寬仁子惠與昊穹之盡  
物同流綏猷輯寧與化育之推移並運天之澤無窮烈祖  
之澤與之俱無窮也格天就化功說不是形體格者通徹  
而無間也堯舜君民果不負所期良臣君聖此其微矣至  
今繼起者無與焉行是尹獨專其美於前也爾庶幾精白  
一心以維持調護乎我以尹之堯舜其君者致君以尹之  
唐虞其民者澤民則我之德同符于烈祖我之治亦仰配  
于皇天商家稱相業者前有尹後有說後先暉映阿衡之  
美固不得獨專於商也明保申明者精白之意非明白啓  
告之說以君民入講舍下文紹辟綏民經文或言德不及  
功或言功不及德要活看不可拘拘佑祖格天亦不可分  
佑祖爲致君格天爲澤民

惟后非賢不乂

節

聖主必待賢臣以宏功業苟非其人不與共治賢人亦俟  
明主以以顯其德苟非其人不食其祿君臣相遇之難如  
此今我得爾于夢賚爾亦應我以形求千載一時可虛此  
遇哉其爾際此非常之遇當立百世之功朝夕訓志左右  
交修能輔我繼先王之德于以永安天下之民上致吾君  
于堯舜而罔顯之德追配于懋昭下無一夫之不獲而仰  
德之民久安于允殖庶幾阿衡之美能匹而相逢之盛不

虛矣說聞而感激言曰紹祖綏民休哉天子之命乎臣感  
知遇之艱適契生平之志敢以對于已而揚于衆焉自王  
命之自說答之敢信吾力之能勝而無愧于已自說言之  
自衆聞之敢信吾言之克踐而不忤于人君德不至烈祖  
不已也治民不至配天不已也古大臣之當大任而不疑  
如此紹辟綏民一串不平克字含明保在內紹字綏字俱  
有力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則民自然被堯舜之澤何必以  
紹辟爲致君綏民爲澤民乎休命止管本節或官至良臣  
以下亦可敢字與克字相應正是自任勇決處對揚二字  
亦不宜拆開

高宗彤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孫炎曰彤者相尋不絕之意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謂之彤雉野鳥也乃飛來升  
鼎耳而鳴又在彤祭之日故以爲異彤亦常禮失在數祭  
禰廟不在彤也孔疏云雉雄雉鳴也馬氏曰昵廟父廟也  
昵近也親也至親莫如父以爲湯廟者非是

祖已曰惟先

節

蘇氏曰武丁不修人事數祭媚神又豐于親廟厚其父薄  
其祖此失德之大者故祖已格而正之○此祖已私言訓

王之意不務民義徼福祈年此非心也不知職在敬民祀  
豐于昵此失事也凡事之失皆起于心故先格王求媚之  
非心而後正黷祭之失事

乃訓于王曰

節

此二節格心之言天視下民加之禍福予奪惟主于所行  
之事義不義何如耳義則福之予之而年永不義則禍之  
奪之而年不永天命至公也其有不永者豈天天民哉民  
自不義而中絕其命耳然則祈天永命之道亦在務民之  
義而已何必諂竇鬼神爲哉

民有不若德

節

天命不可干而天戒尤不可忽民有不若德不務義而媚  
神又不聽罪聞箴規而吝改天猶不遽絕之乃以妖孽爲  
符信而譴告焉冀其正德以免罪而民乃曰妖孽其如我  
何無恐懼修省之意則命且中絕於天乎何尤總之致力  
於人道之宜不忽于上天之戒而非心格矣不敢斥言君  
故言民

嗚呼王司敬民

節

言王之職主于敬民而已厚民生恤民隱乃爲盡職徼福  
于神非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于昵  
廟乎徼福一失七廟獨豐于昵又一失豐字有敬祭禮煩

尚書疏 卷五  
二意祭有常制不可以私意豐殺犧牲粢盛尊彝俎豆之  
數特于近廟煩多故有雉雉之異所當服罪改修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黎為不道文王伐之

西伯既戡黎

節

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則戡黎乃  
其所當為之事也豈有他哉而祖伊乃為殷慮恐而奔告  
于紂知周勢日強紂惡不悛終必及之也告者欲王改過  
以圖存也

曰天子天既訖

節

容邈矣遠也西土至商郊三千里而遥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

節

此節與下節總是西土從征之人以華夷分看所謂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也友邦家君鄰國之君也御事以下本國  
之臣也三卿皆主征伐之事亞次也大夫次于卿所以佐  
三卿者旅衆也士之數衆多為三卿之屬官師氏以兵守  
門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蕃營嚴出入之防所掌尤重  
千夫長師帥也百夫長卒帥也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師  
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是皆有統領之寄者  
歷呼其人使各事其事也



尚書疏言  
卷六  
及庸蜀羗髳

節

及字承上文來人字總八國言此皆西南夷也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戰蓋久已修事大之儀而今特效從征之義者也庸上庸蜀郡蜀有三左思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西蜀東蜀巴蜀是也羗先零罕升之屬髳微在巴蜀江州治也盧彭在西北彭今屬武湯濮卽百濮也

稱爾戈

節

戈戟也干楯也矛亦戟之類戈矛所以攻人干所以自捍

考工記曰戈六尺有六寸戟常常者一丈六尺也

八尺曰  
常倍尋

為常

戈短手執以舉之矛長故立之于地干則比而列之皆

所以肅軍容也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發命則人無譁而聽者審矣此與上杖鉞秉旄以肅已之容相照顧

王曰古人有言曰二節

引古人之言起下節婦言是用也紂惑于妲己惟妲己之

言是從好惡賞罰皆出其口是牝鷄而晨者也昏棄以下

皆因用婦言而然卽惟家之索也二昏字要看心志盡惑

故顛到昏亂祭祀只指宗廟棄厥肆不陳設也答報祖父

之恩也王父二字相聯曾祖爲王大父祖爲王父王父弟

同祖之弟乃堂弟也母弟同母之弟乃親弟也一弟字總

承不迪待之不以道也宗長尊禮之謂信使委任之謂惟  
居要地故得恣暴虐爲商邑之奸宄流毒正是家索處

今予發惟恭行

三節

恭行天罰句另今日之事實下三節戒輕進戒貪殺勉武  
勇是三事故三言勗成殺降之戒不但防其過勇亦恐阻  
其歸義者總爲武勇中事也六步七步足法也四伐五伐  
六伐七伐手法也止而奔動中有靜不失紀律旅進一心  
擊刺有度猝然衝之豈得亂哉此所以爲節制之師○步  
伐止齊或四五或六七欲其彼此相顧向敵得力步也如  
出一人伐也如出一手並無亂窺參差之意要活看不可  
拘泥坐作進退四字原不妥孔疏所無或又申之曰如何  
爲作而進何爲坐而退豈不可哂哉短戈曰擊長矛曰刺  
少四五多六七欲其不向前落後時時不亂了部曲也貪  
殺意還輕若云擊刺一番各歸部伍又再擊刺真優人場  
上之兒戲耳臨敵對陣呼吸生死敵正進而我却退敵正  
殺而我却止如此而有不敗者乎坐作進退四字更步武  
疾徐爲佳○桓桓武貌貔又名執夷虎屬迎擊降者亦須  
費將士氣力故云勞役西土兵要武勇但不可以殺降爲  
武勇兵制云殺降者不武不可平對

武成

泰誓三篇歷記誓師之節次武成一篇總敘功成之始

終

惟一月壬辰

節

此記往伐之期一月建寅之月壬辰一月二日也月受日光朔而魄死及望而魄生故朔日死魄二日日旁死魄三日日哉生明十六日日既生魄翼日明日也以此日為主則明日為輔故明日為翼日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者猶今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此不言辛卯朔而言壬辰旁死魄不知何說輦行曰步以人挽車而行不駕馬也于往也征者正其罪非利之也伐者聲其罪而討之非無名也○一月周之正

月乃建子之月非建寅也

三日發鑄京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其

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巳丑朔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合惟爾有神四句

此記告神之詞底者極數其罪也告天地在鑄京告山川在路商王受以下正是底商之罪予小子至亂畧所謂大正于商也暴殄天物即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之類害虐烝民即殘害萬民毒痛四海之類逋逃淵藪集而歸之仁人太公周召之徒予小子至率俾一直說不分順天應人華即友邦夷即八國俾從也同從周伐商也人心丕應雖可卜大事之有成而不能無賴于神明之默相故于天地山

川求助焉神以愛民爲德凶殘不取則兆民不濟爲神之羞

既戊午師渡

節

俟天休命者紂兵未至頓兵商郊以待之不爲掩襲之計勝商天之休命也待其來而勝之所謂俟天也如林非紂之多助亦非民之從暴積威所劫耳前徒商之平民後者紂之惡黨乘機洩忿易向反攻遂至血流漂杵罔敵是不肯敵樂紂之敗也一者不再之詞大定不必入平治等語蓋紂在則天下擾攘疑懼凶殘既取則人心安于貼席矣故曰定此非天休之至而何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只管下文不必推廣說方勝之時未暇及其他也釋囚三句好惡與天下爲公反紂棄賢之政由先王顯患遂良之舊也散財三句財利與天下爲公反紂聚斂之政由先王不殖貨利之舊也大賚承散財發粟悅服承反政以下

厥四月哉生明

節

哉生明月三日也偃武修文一直馬以戰牛以載歸馬放牛所以偃武而修文在其中矣然修文之事更多不只是歸馬放牛便了此時未暇他及也服乘也用也示天下弗復用馬牛與之休息也然又要知不是銷兵之意所去者伐紂之牛馬耳兵甸之賦與天子十二閑自不廢

既生魄庶邦冢君

節

冢君百官不分內外爲是商紂既去周命維新故內外諸臣皆來請命朝見新君以受正始之命非武王命之來也冢君受命于是列之爵分之土矣百工受命于是建之官位之事矣

丁未祀于周廟

節

周廟后稷以下文考以上之祖邦甸侯衛諸侯皆駿奔執事助孝子之饗親而武功之告可知矣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大告武功之成此仁人之饗帝也而群后敢不駿奔執事乎祀廟不言告成柴望不言奔走互文也

王若曰嗚呼群后

節

敘世德而歸重又王見周之基業有所自起言我周之有今日豈崛起于一朝者哉我先王后稷在唐虞時教民稼穡粒我烝民而始膺有郅之封建邦啓土其烈多矣數傳至公劉乃從而篤之思戢用光致民殷盛富庶后稷之勳烈若增而厚焉自公劉傳到太王去邠居岐號稱仁人而民如歸市之從興王之迹始基之矣再傳至王季又從而勤之克明克類用能積功累仁太王所肇之迹益勤而修焉代著顯庸而強幹豐基歷歷可紀謀深燕翼而開國承家繩繩未艾周之勳可見矣迨至我文考光于四方顯于

西土其德愈盛其功愈大用能成前人之勲大受天命居西伯之尊專征伐之柄以撫安四方中夏故當時諸侯大邦畏文王鋤強之威而不敢以力凌人觀之戡黎伐密可見也小邦懷文王扶弱之德而得以保全自立觀之昆夷虞芮可見也惜乎九年而崩大統猶未集故今日我小子之往伐不過承順先人之志以除暴安民耳不曰后稷而曰先王重王業之所自始也邦土串下創立曰建啓者啓後也邦以侯封言土以民地言篤烈以迂陋言始封于郟此先王之烈則加篤矣迹者先王之地指岐山言周之國始此故曰肇基王季勤家卽無逸之克自抑畏是也自其肇王業于始基曰王迹自其羅八荒于一闕曰王家建之篤之基之勤之艱難可見從后稷說起歸重于文王上勲字廣克成者謂十五王未竟之猷于此厚其終數百世明昌之祚于此開其始也膺命指爲方伯言方夏不專指西土須就列國說撫字要含威德意講如禁暴除亂發政施仁之類大邦二句承此意來大邦非無德而曰畏力小邦非無力而曰懷德因大小言耳爲西伯九年而大統未集非文德不足以致王當時猶望紂惡之能改而以服事殷之心未忘也承志是承文考安天下之志卽撫方夏之謂也通節數王業所自見已無弋取殷命之心也

尚書卷下  
卷六  
恭天成命

之

節

恭天三句所謂承厥志也成命只是紂惡既稔天命已絕  
黜商之命一成而不可變便是不必云文已誕膺至武乃  
成綏士女以除殘去暴言正是周王之德昭者昭其除殘  
去暴也昭周王既云執篚者之致詞則昭字還在玄黃之  
色上爲是玄黃者天地之色也明武王之救民有生成覆  
載之恩也天休句又推民之來迎爲天之所驅使用附我  
句應轉篚玄黃二句言民歸非私動之者天亦所以攝服  
群后

列爵惟五

節

此記武王立一世之大法見得不徒以武功定天下又以  
文教授太平也武王當統馭萬邦之初不容無封建之規  
模故爲之列爵分土列爵就建侯樹屏說公侯伯子男分  
土就剖符析壤說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二句  
乃通于天下者惟五惟三是分封有法也當照臨百官之  
初不容無任人之體統故爲之任賢使能事卽官所司者  
能卽賢人所設施者只是一人就未用之人說二句乃施  
于國中者惟賢惟能是官使有要也重字貫五教三事王  
上之人重之惟字活看五教之外還有三件惇典庸禮重  
教也分田制里重食也衾衾棺槨重喪也禴祀蒸嘗重祭

也重五教則建學明倫之有道而人紀立矣重三事則養生喪死之無憾而風俗厚矣俱就民說惇信明義兼武王一身及所行之政事言惇是着實做他明是顯揚發揮他要體貼王道上講惇信者至誠以治天下而發政施令莫非實意不特謹權審量而已明義者公道以治天下而立經陳紀皆合時宜不特散財發粟而已厚其信使天下不趨于詐明其義使天下不趨于利二者皆所以端風化之本而勵天下之俗也崇德報功皆就已在位者說與上賢能不同德是已在官而有德者功是已任事而有功者崇者品秩加尊禮貌隆重也報者酬之土田紀之太常也崇德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使人知所以勸忠二者皆所以寓倡率之權而勸天下之善也垂拱句總承上說垂拱二字正見武王文德雍容之氣象與堯舜揖遜氣象相似天下治要括上意講蓋分封定而萬邦惟懷賢能用而庶績咸熙教修事舉而民德歸厚易俗勸善而人心向化大定悅服長乂安寧故端拱無爲天下自治也陳氏雅言曰聖人詳于有爲然後可以享無爲旨哉言乎

洪範

洪範者謂其爲治天下之大法也洛出書禹就龜文次第之初一日五行節是也一五行以下則箕子所推衍



而增益也

惟十有三祀

節

商曰祀周曰年不曰年而曰祀者史臣因箕子之詞不甚  
重重訪字就而問之不嫌屈已重道也是年克商是年訪  
道急于聞也道是天道訪字內只可說不自尊不必說不  
自聖不臣周守節也陳洪範傳道也

王乃言曰

節

斯民之生大之綱常倫理小之言動事物莫不有居止之  
理維天于冥冥中安定之思若啓行若翼使植立于居止  
之中其陰隲下民如此然是居止之理具于人心則爲秉

彝由于人身則爲人倫相協在天固已啓其敘之之端矣  
然天雖相協而無爲不能必彝倫之常敘則有待于爲君  
者矣我欲敘之如大之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兄弟夫婦朋  
友之序別信各得其正小之耳之聰目之明言動之有法  
有則各當于理是必有所以叙之之道存焉而我不知也  
子究天人之蘊者幸爲我陳之○相協正是陰隲厥居兼  
倫物說如父止慈子止孝耳止于聰目止于明之類相協  
二字串說爲是我不知句就君道說或以天道說則君爲  
無權矣彝倫卽厥居攸所也問所以敘之之方也申入體  
用講亦可

舊謂彝倫乃生民所稟之理九疇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以九疇去敘彝倫然惟皇之極何物乎恭從明聰睿何物乎此可不謂之彝倫乎愚謂彝倫之理足備于九疇中而敘彝倫之法亦具于九疇中皇極五事出于性生而五行以利之八政以養之三德以治之福極以勸懲之稽天驗人以贊助之理與法大槩均不出九疇中矣從中別之則可二之則不是

箕子乃言曰

節

彝倫之敘其惟九疇乎九疇何所自來原出于天也昔者鯀治水無能墮塞水道水之行汨矣水泊而所陳之五行俱汨故上天震怒不與洪範九疇龜不出于洛是卽道不洩于天此彝倫之所以敗也鯀則殛死矣禹繼以興順水之性地平天成墮塞者順而汨陳者修矣是以天心眷顧洛出書焉有龜負文數列于背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則居中禹觀其數會其理因次第之禹第其疇而實天啓其衷也由是第四疇于前而皇極之體立第四疇于後而皇極之用行彝倫之所以敘者在是矣彝倫之敘在洪範九疇中來人君欲敘彝倫以繼天心之相協者惟用此以治天下而已

初一日五行

節

洛書之數陰陽奇偶而已一三七九位于四正二四六八  
位于四隅而五居中央未有文字也禹也心融神會因數  
明理乃次第效法各配以治天下之疇一居下其卦為坎  
其方為子水之生數乃氣之始二居右肩其卦為坤其方  
為未申火之生數乃氣之著三居左其卦為震其方為卯  
木之生數乃氣之盛四居左肩其卦為巽其方為辰巳金  
之生數氣至此而又矣五居中土之冲氣管攝四方綜十  
五之變六居右足其卦為乾其方為戌亥水之成數乃形  
之始七居右其卦為兌其方為酉火之成數乃形之著八  
居左足其卦為艮其方為丑寅木之成數乃形之實九居

上其卦為離其方為午金之成數形至此而又矣杜靜臺  
曰此節不必以卦位相配亦不必以五行生成數相屬禹  
不過則洛書以明疇而已說極是且入此文中多雜擾但  
學者亦須知之又朱子曰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  
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禹法則之事愚謂一自然該居初  
二三以下自然該居次何必禹之次第初一次二乃箕子  
聲口而五行五事等疇則禹所神會而配者也只因班固  
漢書謂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故諸說紛紛耳

洪範之九類何如一居下為數之始而五行生于天一為  
萬物之先故以五行配一真氏曰五行天所生以養人者

也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窮陽變陰合萬物化醇天之道莫大焉人君之治天下無適而不由此也故居九疇之首二居肩之左一之下此其次矣而五事從五行來故以五事配二真氏曰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于人得天之行以爲氣鍾五行之氣以爲精未發皆有本然之德已發則有自然之用形色天性之合踐形盡性之功人之事莫切焉人君敬以誠身未有不用乎此者也故居五行之次又次之而三龜文之列于左者也則第之曰農用八政鄭玄云農釀也言厚也若訓養止爲一食言人君欲厚民之生何所用哉用八政而已飽食安居教訓安攘曲盡乎王政而爲之

設施者要皆人之因乎天也身修則可以立政故以八政配三又次之而四龜文之列于左肩者也則第之曰協用五紀言人君欲合天之道何所用哉用五紀而已察器觀象治曆明時仰觀乎天文而爲之綱紀者要皆天之示乎人也立政不可以違天故以五紀配四五居八數之中綜十五之變有居中制外之象焉故配之以建用皇極皇者居至尊之位爲臣民之主有極在焉立其極于上令四方之面內環向者皆于是取則焉皇之統攝萬類猶五之樞紐八方也皇極建矣而臨機無制應變失宜何以納天下于極哉次六居于足之左而配之以三德人君治民而撫

世酬物惟正直剛柔互用所以應天下之變者也三德又  
矣而猶豫不明嫌疑不決何以辨天下之惑哉次七居于  
龜之右故配之以稽疑君心有疑而彰往察來惟人謀鬼  
謀兼考乃所以定天下之吉凶者也次之而八左足履之  
而配之以驗用庶徵者何也徒以天命之吉凶稽察而不  
以人事之得失反觀如修省之道何故欲驗五事之修用  
庶徵之休欲驗五事之不修用庶徵之咎所以推天而徵  
人也次之而九龜首戴之而配之以福極者何也歸極而  
無必得之福背極而無必加之威如勸懲之道何故人君  
自一身建極外以嚮望天下用五福以戒懼天下用六極  
所以令人召福而避極也善惡之應盡于此矣故以是終  
焉洛書之數一居下五居中九居上大禹之疇以五行爲  
根蓍以皇極爲宗主以福極爲結局自一至九推之而愈  
廣以五御八統之而有宗天下之萬事萬化皆舉之矣然  
前四疇所以根本此皇極體之所以立也皇極之體立而  
彝倫之體亦立矣後四疇所以維持此皇極用之所以行  
也皇極之用行而彝倫之用亦行矣此所以爲敘彝倫之  
大法歟用字皆主君說敬農協建又明念嚮威各以一字  
該一疇之義下文因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五氣  
流行于天地間未嘗停息故曰五行刑亦言厚民者去惡

以安善以殺道生之也八政與三德通八政又之經而三德因時之權五紀與庶徵通五紀歷法占驗期于合天庶徵災祥省驗至于徵人五事一條皇極之本庶徵之符所係最重而五事之德又在一敬而已孔疏曰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或只就君說謂皇極建則舉世蒙其福皇不極則舉世蒙其禍當自嚮自威然詳皇極一章兼臣民爲是嚮威就言語上說傳中五行不言用皇極不言數意俱可省○蘇氏曰六極之極窮也苦也

一五行

節

此下九疇之目也一五行之疇何如天地之間一陰陽而已陰陽合變乃生五行而其序有不可紊者水者天一之所生也萬物未生其濕先流固宜居于首矣又水在坎位一陽初動陷于純陰之候自無而之有不論其浩蕩之用論其體易濡亦易涸也故曰最微而居一火者地二之所生也其流方濕其焰隨騰固宜居于次矣又火在離方一陰潛萌麗于陽極之時有氣而無形不論其灼爍之勢論其體且明亦且滅也故曰漸著而居二木生于天三生之序次于火三則陽之壯矣陽進則陰退視火之有所傳而後燃者其形則實不尤著乎所以列于三也金生于地四

生之序次于木四則陰之壯矣陰盛則陽微視木之僅得  
二氣之浮華者其體則固不愈著乎所以列于四也土則  
天五生之會陰陽之沖和含水火木金之形氣盈天地間  
無之非是不列之五而何哉是皆造化自然之序非人所  
安排亦非人所能倒置者然有五行則有五行之性水之  
性則潤而又下焉潤者陰之所以澤萬物而陰主降故又  
下也火之性則炎而又上焉炎者陽之所以燠萬物陽主  
升故又上也木屬於陽陽鬱而發散故盤錯而曲又崇聳  
而直陽爲主而陰乘之也金屬于陰陰歛而柔順故煖之  
而從又更之而革陰爲主而陽參之也土會陰陽氣質之  
全其性惟曰生物于是乎稼之而已于是乎穡之而已初  
種則秀實而物始當歛時則成熟而物成此土之盛德也  
然有五行之性則有五行之味潤下必浸漬乃作之而爲  
鹹鹹者陰精之所凝也炎上必焦灼乃作之而爲苦苦者  
陽氣之所化也曲直之味作酸木發散而酸反收歛者何  
也陽中之陰也或云陽極陰生非是從革之味作辛金收歛而辛乃  
發散者何也陰中之陽也或云陰極陽生非是稼穡作甘者土得五  
行之中氣故甘得五味之中和也此皆調劑于陰陽而材  
質自具醞釀于造化而利用無方豈待人力而成者哉人  
君本此斯可以建極而敘倫矣一五行之一亦卽初一之

一何有二哉紛紛之說何爲所以起後學之疑者最在老  
儒若一曰水之一自是不同矣一曰水五句言其序不重

目潤下五句言其性兼德字亦可不必言蘊說在後作鹹五

句言其味總來皆是禹之書不必作箕子推衍增益王氏

亦云然五行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

窮故謂之行其次第以生序微著講前甚明但或疑水之

行盈天地間放四海而以爲最微火之行其酸最著奈何

以爲漸著金雖堅豈能加于木之多以此分微著似亦未

妥前講稍稍幹旋宜細玩之程氏燥濕之說以金爲燥之

凝亦未妥只以陰陽講爲得潤下二字衍其性也宜一串

說註中着而又二字甚當餘倣此潤滋也下降也炎熱也

上升也從者從我所煨也革者又可改爲他物也曲直就

天生說可就人爲說亦可水雖生于陽却是純陰之物于

中之陽能有幾何火雖生于陰又是純陽之物午中之陰

非其時也木金陰陽相雜木體柔而性剛故可曲可直金

體綱而性柔故可從可革皆其性之自然也作亦是自然

成味作鹹不必說到海則浸漬之極蓋海中亦有淡洋如

河東之鹽池滇南之鹽井何必在海鹽乃土之味借水以

凝故以爲潤下所作耳苦酸辛甘易明夏氏謂作字有工

夫謂水初未鹹又而後鹹火初未苦又而後苦不論其說



之未妥縱有工夫亦造化之力豈人也哉煮海者人而水中無鹽煮之詎可得乎愚嘗僭而論之分言則五行合言則土之一行也蒙泉出于山下雷火發于石中木得土而暢茂金得土而含藏是四行皆生于土也以土沃之則水滅以土奪之則火鬱以土蒸之則木糜以土埋之則金銷是四行又皆剋于土也彼相生相剋者五行迭乘之機此總消總息者大地吞吐之妙也吾于是知土之功用弘也○稼穡何以不可爲土之性自古稱生之謂性土之生物如此而以爲非性誤矣但以爲土之德亦好至如以一蘊字該德性二字予所未解蘊者蘊蓄之謂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可謂蘊乎生之成之可謂蘊乎昔人未有此說註亦無此解俗儒添之耳依愚見只說五行之性便了

二五事

節

造化生人之初不過陰陽精氣而已精之凝爲貌貌生于陰者也人始生而形已具卽天之生水也其澤似之故居一氣之出爲言言生于陽者也人旣生而聲音發卽地二之生火也其揚似之故居二視者精之顯也形無不見其用廣矣卽木之散也旣言而後能視故三曰視聽者氣之藏也聲無不聞其受弘矣卽金之收也旣視而後能聽故四曰聽形旣生矣神始發矣會精氣于一心而思生焉

思貫于貌言視聽之間而無所不通猶土寄于金木水火之內而無所不統也既聽而後能思不居五乎此五事之目而物之所在則必具焉豈無其德乎貌爲精之所凝有莊重之理焉齋莊中正而暴慢不設于身也言爲氣之所舒有和平之理焉從容順理而鄙倍不出于口也惟精顯于視則不能不著而爲明貞觀所燭無不見矣惟氣之收爲聽則不能不翕而爲聰靜虛所涵無不聞矣思者精氣之主宰也謂之主宰則有以會恭從明聰之全體而極深研幾通微之妙具乎中矣思之德不曰睿哉五事之各一其德猶五行之各一其性也而渾然在中者不能不隨事而顯于是乎各有其用矣惟恭也則見之爲德容而可畏可象截然其嚴整焉肅固恭之所作也惟從也則宣之爲德音而有倫有要秩然其不紊焉又固從之所作也有明之德則旁燭無疆而智周萬物可以作哲矣有聽之德則聲入心通而權度精切可以作謀矣思惟睿也則藏往知來自無微而不燭存神應妙將無感而不通其于肅又哲謀之用一以貫之而不可以作聖乎其德渾全則養之于未發之中者不可不敬也其用各足則順之于已發之際者不可不敬也能敬則身誠而彞倫敘矣○五事之序以

五行生序發見先後說德與用猶形影之相隨非可岐而

二之特有未發已發之別耳恭從明聰睿乃每事之中各有自然之理講不可着力一着力便涉作爲上去矣恭者敬也從者順也言順理也視遠曰明言以道接曰聰通微曰睿肅威儀也又條理也明如鑑之光哲如鑑之照惟有一段光明故照物而妍媸莫遁聰者虛也人惟壅塞故事至而不能揆度惟虛則靈故能別是非辨可否而爲謀必當通微直說無不通橫說聖者盡義理之極而神化性命一心可窮也與大而化之聖字同意無不通言其廣大而化之言其神五作字只是能字意無工夫亦非由此至彼之意未要補敬用意

三八政

節

人君厚民之生在于八政而八政則以急緩爲先後民無食則死食以養生民所急也民無貨則匱貨以利用民所資也然生者生矣而死者詎可忘耶故有四時之祀典以隆報本之禮故一合二貨而三則曰祀也民非土則居無由安而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民非教則性無由成而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然可教者教矣而不率教者容可已耶又有司寇掌禁以爲詰奸之具焉故四司徒五司空而六則曰司寇也好旣禁矣人情不通則澤壅故禮諸侯遠人以通往來交際之情七有賓之政焉賓乃順人情

而安其常也禮既行矣外侮不禦則患生故誅殘去暴以  
平天下國家之亂八有師之政焉師乃不得已而權其變  
也隨事以厚民莫非因天以立政農用之道備矣此乃敘  
彝倫之要務乎○八政以急緩爲先後不可以治內治外  
分看起繳要見厚生意因天之說經文原無而時說多拘  
拘作一二句題則可作一節文斷不可入以纏繞食者制  
田里教樹畜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教民懋遷採取以利  
用祀者禴祀蒸嘗也四時之祭就民說只指祖考不必兼  
天地教民以報本也三卿以官名只指所掌之政說宮室  
廬舍司空掌之奠民居也惇典和則司徒掌之正民德也  
詰姦刑暴司寇掌之治民之不率也賓之政教民往來交  
際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類只就民說却好若國家親  
邦國之政如朝覲會同似于厚民不切師之政以平邦國  
選將練兵自是防民之害故曰厚民祀何以厚民報本反  
始民德歸厚也刑何以厚民去其敗群民所以善良也至  
于賓屬國家說曰遠邇情孚則德澤不壅民沾其惠亦是  
八者俱要挑政字出農厚也非田農之農

四五紀

節

此題要見協天意紀乃紀綱之紀猶統攝之意非紀載之  
謂也晦朔躔度等皆天所有者序定正經之緯之分爲十

二次皆屬于入所謂以人而合天也從今年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紀爲一歲凡春夏秋冬分至啓閉皆舉之矣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紀爲一月則弦望皆舉之矣從今日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紀爲一日則出卯入酉日永日短皆舉之矣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星金木水火上五星爲緯星辰謂天之壤每月日月所會之處有光無星者曆數者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作爲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曆數非卽是曆日乃所以造曆之方也蓋日月五星所暨之度數各有盈縮遲疾之不同而推算以步天之運是爲曆數之紀五紀之次歲統月月統日日月經行于星辰曆數總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故其次第如此占步二字占者占其變如日食星變則占其吉凶步者步其常步推也天象俱有常度不變則爲常但推算之耳俞氏謂占者占候步者推算不當分常變乃臆說耳○臨川吳氏曰歲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一周天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自此月朔至來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會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日自今日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周以晨昏出沒定晝夜

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經星辰謂天壤因日月所會之處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是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自一二三四至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是爲曆數之紀陳雅言曰經星是止者緯星是動者辰每月日月所會處有光無星謂之辰歷數如欽天監作曆日之物是也莫中江曰曆數者曆之數非作曆之數也孔疏曰日月會處爲辰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以十二會爲十二辰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

### 五皇極

#### 節

人君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而環視焉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其標準是必樹表儀之觀盡率先之道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言動無不各極其義理之當然可以爲斯世之取法則皇之極于是乎建矣夫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建于上則惠迪而應之以吉作善而降之以祥所謂富壽康寧好德考終之福不期而自集若或有以歛之矣然福不但自

厚其身也極者天下同然之理以極獲福者亦天下必然之效也用布其福以與庶民隨其材質以造就之作爲訓詞以勸誘之使得于觀感者優游于皇極之內獲被餘慶之沾此豈分已之福以與之民由君化福以化臻若君所錫耳故當時之民亦皆思福之所由集者以此極也極一失則福亦去極之所由錫者以吾君也不共保則負吾君由是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綱常倫理求盡其道事物言動求合其宜惟恐少違此極以負吾皇甄陶之盛心也君有以與乎民民亦有以與乎君感應之理自然而然爲君者如何不建極哉○皇建有極句最重工夫全在

此句建字有力極兼至極標準二意串看下文雖止言庶民而此句可入臣民講歛福句輕歛字就自然說豈真有所求哉極建而福自隨之雖無歛之之心而有歛之之實也錫豈真有所與哉歸極之同則獲福之同雖無錫之之跡而有錫之之理也保字是要諸父之意錫保者感敷錫之恩所以答君貺也中亦有保福意民歸極則君得以常享此福矣○又建極中當知敬五事以修身意不曰錫極曰錫福者福之隨極如影之隨形見福極非二也不曰極曰有極者見極爲吾心之固有亦天下所同有也不曰保極曰汝極者見民非別有一極卽君之極也敷錫中藏造

就敷言二意錫保中已包惟皇邦昌會歸近光意建極乃一章之綱領下文念之受之是彝是訓等皆推說敷錫之事會極歸極是訓是行等皆推說保極之事

皇極一章有身教有政教有言教建極二節化于身教也有猷三節成于政教也無偏三節得于言教也三者備而極之道全矣

又皇極一章以五事爲主五行是五事之所自來八政是五事之所由運三德是五事之權庶徵是五事之驗福極是五事之勸懲至五紀以人合天稽疑推天聽天皆所以成就此者五事卽皇之極也九疇總一貫也

凡厥庶民無有

節

淫朋或以遊惰成群或以狎昵相合立心制行不從正而從邪是也比德或背公以植黨或趨勢以附利立心制行不以公而以私是也觀于野而無淫朋則爲皇極之民觀于朝而無比德則爲皇極之臣何以得此惟皇作之極耳皇之一身臣民之視效闕焉惟皇道兼倫物之全德合身心之盛惟先天下而標準以立故合天下而趨向以同淫朋比德不禁自化矣

凡厥庶民有猷

節

此下三節言造就之事此造就乎民也凡厥庶民有長于



謀慮者有優于設施者有謹于操守者此中人以上之才  
可進于極者也汝則念之不忘而致夫誘掖獎勸之意隨  
其才而加意以成就之可也又有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  
行已在清濁之間者此中人之才亦可進于極者也皇則  
受之不拒而納諸樂育容與之中隨其才而寬容以成就  
之可也苟此庶民感念受之恩有進修之益見于外而溫  
乎其容無刺厲也馴乎其氣無鄙慢也依稀乎有道之象  
矣發于中而曰子玩之而最有味者此德嗜之而不能厭  
者亦此德感幾乎秉彝之好矣至是則猷爲操守各成一  
局咎終不罹而去極不遠豈但當念之受之而已哉予之  
以祿舒其俯仰之懷榮之以爵決其向往之志汝于是錫  
之福而時人斯其維皇之極矣○人之氣稟不可一律齊  
又須隨人造就之始得有猷智足以謀事如子貢有爲才  
足以辦事如子路有守志有所不爲如原憲此三種人作  
一等看不協不罹作一等看念字對忘字常常懷念有加  
意樂與之意受字對拒字納之包荒中不絕之門牆外也  
而康二句不可又作一等人是前二等人承念受而進修  
至此者康色不可說太高如晬面盎背等語此特進善之  
徵與極猶二也福者節祿之謂敷錫者福之全體以理言  
也錫之福者福之一端以事言也時人句總承一節而于

尚書晚言 卷六  
錫福邊較重

無虐笑獨而畏高明

此言造就臣民不可有所偏乃承上起下之詞平民之勸勉也易笑獨之民勢力孤单其勸勉也難因其微而忽之便是虐了故可進于極亦須念之受之福以錫之方爲周到笑獨無虐則非笑獨可知也卑臣之懲戒也易高明之臣勢位尊顯其懲戒也難因其尊而不戒便是畏之故或戾于極亦必奪其廩祿去其公賦方知嚴憚高明不畏則非高明可知也

人之有能有爲

節

天下未嘗無材而鮮全材在人君所成就何如耳有位之人有多材多藝而有能者有設施措置而有爲者此皆有才無用之材也但此等人得于天資而未成于學力則有才無德亦非吉士矣故當使進其行課覈程督鼓舞體諒多方以培植之使其才華必根于道德設施必歸于涵養庶幾能進于皇之極而官使之間英賢濟濟百務修舉登于至治邦國其昌盛矣顧國家使臣羞行術非一端而富尤其要者凡厥在官之正人必給之廩祿豐其衣食不至有內顧之憂以和好于爾家然後責之以善方能羞行而不陷于罪戾也不然饑寒困之俯仰累之一家且交謫而望其

遠戾以修行胡可得焉然能爲之士有好德之心故當祿以與之也苟于其無好德者一槩濫與之福則爲汝用咎惡之人矣用咎豈勸善哉王者不愛高爵厚祿以優衆正亦不敢濫授名器以開倖門則善以富生行以福進而臣無比德矣能爲乃見于政治者與庶民不同才不有德爲害滋大故欲其修行非益進于能益進于爲之說旣富方穀非一富便能善謂富之而後可責其善也其中還有作爲看旣字方字義自見正人不止有能有爲之人觀凡字泛指在位者爲是弗能使好于家北山大夫所謂室人交徧謫我也斯其辜則不能羞行可知此二句反言以見必富而後可教也于其無好德二句又戒其濫于見所予惟當在賢之意與上不平

無偏無陂

節

此以皇極之理敷衍爲言使臣民咏歌之以得其性情所以助身教之不及也皇極之理涵于心一而已矣而所由行則殊以其爲裁制之宜曰義以其爲事物之當然曰道以其爲天下之共由曰路是至中至平而好惡得正者也人惟偏陂好惡之私生于心則于皇極之所行不相入矣凡爾臣民之心其無偏而不中無陂而不平平務遵皇之義而至中至平乎無有作好徇一己之私喜乎務好所當

好而遵王道以爲好乎無有作惡徇一己之私怒乎務惡所當惡而遵王路以爲惡乎此趨向當定于初者也皇極之理見于事一而已矣而體段自別言其包含無外則見爲蕩蕩言其坦易無私則見爲平平言其中立無邪則見爲正直本至中至公而經德不回者也人惟偏黨反側之私見于事則于皇極之體不相似矣凡爾臣民之事其無偏之不中黨之不公乎王之道本自蕩蕩然其廣無方其遠無際也其無黨之不公偏之不中乎王之道本自平平然履之甚坦視之甚夷也其無反而背常無側而不正乎王之道本自正直一毫不偏一毫無曲也此取舍當決于已者也顧極之理皆人所自有也而偏陂好惡之私心多與極之由行相背而馳其亦不知所適從矣爾臣民其會其有極乎會云者志有定向望極而趨不至于極不止也偏黨反側之疵行與正大之體離而爲二其亦不知所渾合矣爾臣民其歸其有極乎歸云者行有止宿與極相安我與極渾然一也或勸或戒反覆致情言之不足又長言之臣民聞此有不恍然而悟悠然而得也乎○無者戒詞也遵者勸詞也蕩平正直贊詞也會者遵義道路也歸者與蕩平正直合一也此韻語乃詩之體教民咏歌之以求合于皇極者也通節不截只用全文還他方得音韻相協

意義重復之旨戒其心之私而勉以遵皇極所由行者行固本于心也行乃推行之行非皇極之用戒其事之私而勉以合皇極之體者發于事其體方可見也體非體用之體乃體段之體二段未露極字末句方總上意而直以極字指示之正是反覆敷演成文不必作申言結言夫有偏陂好惡之心必有偏黨反側之事而上屬會下屬歸淺深言之何也蓋私心雖去而造行還未純第能由此而行與之渾化尚未也至于遵行既熟事事合理與皇極正大之體纖毫無二斯之謂極卽我我卽極猶行者之至矣二句詞平而意串亦作勉詞不可作無力看通節俱入倫物講遵字是心上用功非云好得其正爲王道惡得其正爲王路乃欲其遵王道以爲好遵王路以爲惡意王心無好惡何作之有講無偏六句宜云無得偏無得黨王道蕩蕩然何曾偏黨而可以不合乎如是說爲是非謂遵王道之蕩蕩也

曰皇極之敷言

節

此贊敷言之妙至于與天爲一見其可以感動人心也敷言者以極之理敷衍爲言如旣言王義王道王路戒偏陂好惡之私而又云會其有極旣言蕩蕩平平正直戒偏黨反側之失而又云歸其有極是也是藝是訓不可照註平

尚書卷之六  
對重在理上訓字乃承上起下之詞彙者常也如五等人  
倫與視聽言動之則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夫婦居室之近  
莫非日用尋常神化性命之精起于洒掃應對不涉高遠  
亦非難能是天下之常理也以常理而爲訓非君之訓乃  
帝之訓也何也理之大原出于天也天無聲而默寓陰陽  
之權皇有言而代宣神道之教謂諄諄訓諭卽上天之命  
可也註中大訓大字如欲點出亦只入在帝字內指近而  
遠言約而該所以範圍臣民者在是所以移易世風者在  
是亦如天道之包含無外然

凡厥庶民極之

節

此言敷言感人之深訓行一序猶云口誦而身體之何以  
諷誦不忘且身行不越樂其理之易從又喜其言之易入  
也訓字或欲照畢命作順字不作諷誦說亦可訓行既久  
則人欲日消天理日著而和順積于中自然英華發于外  
故有潤身之妙如晬面盎背所謂道德之光華也近云者  
言不遠也君民一理故可近久之亦可一矣曰以下正頌  
之之詞天子二字提起恩育君長皆就敷言說不可以建  
極造就作民父母二句舊平對

王氏抄天子二句欲作一句書說云今天子已爲天下王  
矣然非以位之尊爲天下王以恩之親爲天下王也蓋父

尚書取言 卷六  
母與子望其克肖督責化誨不遺餘力今敷言諄諄何啻  
父母是以父母之心行王天下之道也猶云恩育之愛寄  
之君長之中如此說貼以爲二字甚妙

六三德一曰正直 節

世道有升降之機聖人達趨時之用有正直之德焉端然  
無偏邪卓乎無圓曲建極示人而妙政教于不施斯無爲  
之治聖人之本心故居一二則曰剛克蓋君德以剛爲主  
而政尚嚴明教尚振作也三則曰柔克蓋柔道聖人所不  
廢而政以仁厚教以寬和也三德之目如此而何以用之  
平康之世民無淫朋人無~~惡~~德習俗皆善氣稟皆中天下

咸歸于維皇之極矣聖人豈能過求乎民哉天下本正吾  
亦以正待之天下本直吾亦以直待之而已此因其時之  
常而制以德之經也若夫習俗之偏有強梗不順能進極  
而不欲者則威以奪之使有所畏而歸極有和柔委順欲  
進極而不能者則福以予之使有所慕而歸極此政之剛  
柔因俗而異施也氣稟之過有沉深潛退不及乎極者則  
揚以作其氣使企而及焉有高亢明爽過乎極者則抑以  
折其驕使俯而就焉此教之剛柔因人而相濟也剛柔互  
用此又因其時之變而制以德之權也正直之用一剛柔  
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所以維持皇極者其明

固如此○通節重納民于極意正直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俱不用也剛克兼威奪之政揚進之教言柔克兼福予之政抑退之教言此只泛言治天下之德未可就用因時應變意下五句方可見之平康者太平無事世道安康也就臣民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平康正直此惟羲皇之世可以當之大舜格苗之後成周刑措之時或未及也克治之也剛柔皆有所事故曰克以剛克剛如周公之謹恭以柔克柔如君陳之和中以剛克柔如孔子之進求以柔克剛如孔子之退由習俗以風之所漸言氣稟以人之所受言威奪是加之刑福予是賞之物旌淑亦是揚進勉其所不及抑退裁其所有餘

惟辟作福

節

欲謹三德之用當操三德之權權之不攬又何以操縱自如而行剛柔之用哉是故福者君之所以命有德而惟辟得以作之如大而爵祿之頒小而金帛之賜皆是也威者君之所以討有罪而惟辟得以作之如小而刑罰之施大而干戈之用皆是也玉食者四海九州之奉也而惟辟得以享之如惟正之所供山珍海錯之所貢皆是也若夫臣下則福惟上所錫而作福無有焉威惟上所加而作威無有焉祿養隨分所得而玉食無有焉蓋稟君之令而受其



成則有之而豈敢竊君之柄承君之寵而分之貺則有之而何敢擬君之饗此臣之不僭上固以君權之不下移也而家國無危小民安分胥賴之矣倘君失其權上陵下僭臣有作福作威玉食焉其患可勝言哉大夫有家必害于而家諸侯有國必凶于而國大夫諸侯之有位者用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則小民亦用僭忒而踰越其常矣太阿倒持而禍及其身惡染于民僭上之患如此臣豈可僭上乎而君權豈可下移乎君權不移威福在已則欲用剛則剛欲用柔則柔可以臨機制變而納民于極矣○此卽比上推高一層說威福說得寬不可分貼剛柔上下意自不同且分貼則玉食句又無所着落三惟字重看見自辟之外不得少假意臣無有句雖戒臣上僭實重君不可下移意蓋君能攬權誰敢奸之臣之有上須補君不能操權而移之下致臣得以僭上意人字不必指小臣卽諸侯大夫而字活看不必着天子說害家凶國民僭忒僭上之患實君患也頗僻僭忒俱就作好惡尚奢侈上說

七稽疑

節

此節言稽疑之重于得人也擇者擇其賢也非但擇其能知卜筮者也擇者重其人建立者專其職立之爲卜筮之官也此在平時至大事有疑乃命卜筮此在臨時龜歲久

則靈著一本百莖乃爲神草故可以定天下之吉凶龜筮  
至公無私能紹天之明故卜筮之人亦必秉至公無私之  
心又精五行陰陽之理斯可以傳龜筮之意也卜法以明  
火焚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掛扚揲凡十有八  
變而成一卦

曰雨曰霽

節

此列卜兆之體也龜之卜也卽其所食之墨觀其所析之  
文而以五行之兆配之有潤澤如雨者有開明如霽者水  
火之兆也有蒙而暗慘不明有驛而絡繹不屬者木金之  
兆也有克而文理交錯彼此相勝者土之兆也驛者若斷  
若續之意克者互相侵入之意斷吉凶之法不知如何舊  
以事類相合爲吉相背爲凶亦未明古今占法不同今卜  
兆喜滋潤明則大忌文理錯亂難道五行之兆惟水火則  
言而土則凶乎必不其然

曰貞曰晦

節

此列占卦之體也貞者正也悔者動也貞者事之始悔者  
事之終著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總六爻而成卦當其奇  
耦具而陰陽分動不動昭而貞悔判以一卦論則下三畫  
爲貞上三畫爲悔所謂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是也占法從  
下而上故以下三畫爲內上三畫爲外以兩卦論則以先

得之六爻爲貞所變之六爻爲悔所謂遇卦爲貞之卦爲  
悔是也不動之卦六爻安靜止有上下兩體無所之矣若  
有動爻則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從遇之卦變而  
之他矣一貞有八悔內與遇以其先成爲事之幹凡事所  
爲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與之皆後成屬已動吉凶悔吝  
生乎動禍福始定悔者轉凶爲吉之機故曰悔卦有元亨  
利貞故取貞字爲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爲決也陰  
陽皆稱則奇自爲奇偶自爲偶貞悔分列于一卦之中陰  
陽皆壯則奇變爲偶偶變爲奇貞悔經緯于二卦之內析  
而觀之一卦此貞悔也合而觀之六十四卦皆有貞悔也  
而吉凶之斷係之矣○占法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  
之象辭以內外互觀而貞悔參焉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  
卦之象辭以兩卦互觀而貞悔亦參焉或一爻變則以本  
卦變爻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爲主此  
雖所主在本卦而兩體之爲貞悔自在也其或四爻變則  
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占之卦一不  
變爻六爻盡變則新成舊毀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象辭  
此雖所占在之卦而兩卦之爲貞悔自在也

凡七卜五

節

凡七總言也卜五兩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貞悔也分言也

尚書明言 卷六  
明其爲卜筮之分也推衍人事之過差令人趨吉避凶也  
乃卜筮之用

立時人作卜筮

節

此言聽斷之法時人卽所建立之人三人同占一龜三人  
同筮一卦各以己意斷之從二人言唐孔氏曰善鈞從衆  
也必立三人者專以一人則見聞有偏偶以二人則適莫  
互持故也三人皆至公之人眼力意見偶有不同立三人  
相參考從其言之確然者耳

汝則有大疑

節

上言稽疑之法此止所以稽疑者大疑不止祭祀征伐宜  
廣說如古禱授亦卜置相亦卜遷都亦卜營宅亦卜婚姻  
亦卜今人取功名亦卜何止戎祀二者舉以爲例耳在謀  
及卜筮截上詳稽疑之序以人謀爲主故先人而後神下  
舉稽疑之應以神謀爲決故先神而後人謀及乃心君乃  
主也所謂惟先蔽志也又不局于一人之見而問之在朝  
又不止于一堂之見而問之在野又以人有情不若龜著  
無情而問之卜筮稽之多方而且其序不紊可以決所疑  
矣而決之如何從者以爲可行也逆者以爲不可行也君  
心臣民龜筮皆從上下一心幽明無間是謂大同同大則  
吉亦大身康強有安身之休而卜年之永也子孫逢吉有

裕後之慶而卜世之長也康強言其福之大富貴君所自有故不言富貴言康強身康強而壽存乎其中矣逢吉言其福之遠子孫賴其蔭逢吉不逢凶言祖上舉事之休猶得會逢之也不言攸好德言子孫之昌皇極之君好德不待言也淺說以祭祀征伐作目不從大同不可以常得外是人謀有一合于神謀者亦吉君謀合于龜筮而吉如盤庚之遷是也臣謀合于龜筮而吉如周公之東征是也庶民合于龜筮而吉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之意也以上三吉作內作外皆宜也人謀三神謀二三從二逆龜筮俱不逆乃可龜筮無心既已俱從則卿士庶民或別有私心未可知也不言四從一逆吉可知也或君謀只合于龜謀二從而三逆只可作內不可作外作內只在國中如祭祀冠婚之類作外或遠出境外如征伐遷徙之類言龜從筮逆內吉外凶見筮從龜逆亦如是也筮短龜長之說乃晉獻有爲之言易繫詞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筮豈短乎如龜筮共違于人謀只可安靜不可動作言作內作外俱不可也以此衍人事之忒而斷天下之疑尚何惑之有○蔡氏曰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義而占謂之欺非疑而占謂之誣

八庶徵曰雨曰暘

節

庶徵不出于五氣之外而陰陽迭運于五氣之中陰陽交  
蒸則成雨水之屬也陰陽開霽則成暘火之屬也陽進陰  
退則舒而成燠木之屬也陰進陽退則慘而成寒金之屬  
也陰陽吹扇則鼓而爲風風貫乎四氣猶土之貫乎四行  
也然此五氣其運有一定之節候孔氏曰當至則來當止  
則去鄭淡泉曰物久燥此雨之時物久濕此暘之時物勾  
萌而欲折民處隩而欲析此燠之時物過盛而將衰民苦  
暑而思爽此寒之時物質凝而未化民情鬱而未平此風  
之時所謂時也使歲月日之間五者備足無少欠缺又來  
有次第不至愆期則五氣休矣而其效則庶草滋多而茂  
盛蓋陰陽適均則生意足陰陽順布則化機神庶草蕃庶  
而五穀及萬物可知也此五氣休之應也備者都有而不  
少敘者應期而不亂二句串說正所謂時也敘與時有分  
別時者節候也敘者于應節候處見其有次第也難道一  
日之中又雨又晴又煖又寒難道六月亦寒臘月亦燠須  
要活看此只言氣之運于天者有此休未說到人事之徵  
上何以有此徵則以五事之得也下文肅又哲謀聖是也  
來備以敘大率言一歲之中非專指一日之內也若以一  
日之內必要來備如何可得如一日大雨必一日無暘一  
日極燠必一日無寒安得來備而以敘可推矣且如雨春

有穀雨夏有梅雨秋有社公雨或有龍雨或輕灑霏微或  
 傾盆瀉壑依期按候不少缺便是來備以敘如風春條風  
 明庶風夏清明風景風秋涼風閭闔風冬不周風廣漠風  
 倘八風一缺便是不備若春行秋風冬行夏風便是無敘  
 若舍一年求之一日如何說得去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一氣極備謂來而不去也一氣極無謂去而不來也此備  
 字與上節備字不同此謂一件過多上謂件件都有極備  
 則不能均備不以次敘與上時字相反凶者草不茂穀不  
 成與蕃廡相反五氣咎而害隨之何以有此徵則以五事

之失也下文狂僭豫急蒙是也○五氣生成萬物止可時  
 來時去不可常有常無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為害滋  
 甚

或云五者不必皆備皆無有一即凶此說非是五者豈有  
 皆無之理若皆備則是來備而何以為凶蓋于極字上見  
 其恒所以為凶耳

曰休徵

節

此方說到人事上來曰休之徵驗五事之得致之也咎之  
 徵驗五事之失致之也肅又狂僭十字個個要挑剔得明  
 配合得妙若者各從其類而應之也貌肅而嚴整肅從恭

尚書明言 卷六  
來有和氣蒸人之意似雨之滋潤滑澤故時雨順之言又  
而條理又從從來順理成章似暘之開明宣朗故時暘順  
之哲則明徹萬類燠則長養群生皆舒散之義也故哲則  
時燠順之謀從心中所慮有歛藏之意氣到秋來無不結  
局翕聚故謀則時寒順之聖者通明心思無所不到風者  
鼓動吹噓無所不入俱有爽快之意焉故聖則時風順之  
此五事得之徵也肅之反爲狂狂則蕩而泛濫淫濫有不  
可隄防之勢焉其應以恒雨又之反爲僭僭則亢而飛揚  
灼爍有不可撲滅之勢焉其應以恒暘又哲爲豫豫者怠  
緩之謂明不照物則優游無斷猶物生而不能成有春華

無秋實故恒燠應之反謀爲急急者迫促也心無謀慮則  
行必急躁但摧折而不能生有秋殺無春華故恒寒應之  
蒙者蒙昧也性不通曉行必蒙暗冥其心思無所不入猶  
風之揚沙發木無所底止也故恒風應之此五事失之徵  
也○肅靜屬陰故爲雨類又播屬陽故爲暘類哲外照凡  
春和則必宣朗故哲則時燠凡謀事其心必沉潛內欽秋  
金寒結亦有密藏之意故謀則時寒思之無所不通也猶  
風之無所不動也有疏通旁達之意故聖則時風○狂縱  
則淫濫故恒雨僭差則驕亢故恒暘哲者見事必敏何須  
猶豫故豫必不哲也豫必懈弛故恒燠謀者從容審密何



須躁急故急必不謀也急則縮慄故恒寒蒙蔽則不通或有所不當思而思或有所不必思而思有飛揚無定之意故恒風然此須活看不可拘泥定謂行其事必應其氣肅以致雨無與于陽又自致陽無與于雨則爲漢儒之穿鑿矣但其德各有方氣各有象其類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故相配如此耳抑又有說焉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理之常也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數之德也故恐懼修省聖人所以執挽回造化之權也若王安石全不相關之說妄哉謬哉

曰王省惟歲

節

此省字是修省之省重咎徵意多一咎之徵必反而省曰我何罪以致此我何以弭其災而返爲祥不可照舊說省字當徵字看省之貴卿尹一歲之利謂時和年豐一歲之害爲饑饉游臻如何係于一歲七八月之間旱是也如何係于一月三日雨爲霖是也如何係于一日驟雨不終朝是也更之所省大小只就其分之各有屬言之耳如七八月間旱大雨及驟雨害在月日而歲之不登因之豈徒卿尹省之王不省哉活看母拘可也王尊故所省大而總卿尹卑故所省小而分王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猶歲統月月統日故其相配而省如此末要補省之而得君臣益勵于

交修省之而失君臣各引其過各補其缺意

歲月日時無易

節

此二節一言休徵所感一言咎徵所致効與害若此見君臣當省駭也時無易卽上來備以敘時旣易卽上極備極無易謂差錯愆期也歲月日之上不必先說君臣之省只閑閑說用字作因字說或作以字俱一般百穀用成歲豐稔也又用明禮樂章而庶績熙也俊民用章賢人樂爲効用也家用平康王至太和間閭樂業也家王家民家俱在五氣所感之效如此君臣省之庶可以自慰也谷不成而歲饑饉又不明而政事亂俊民微謂賢人隱道家不寧謂

世亂不太平五氣所感之害如此君臣省之方可以挽回也時無易先言歲次月日成功歸于上也時旣易先言日月後言歲廢墜先言于臣也要亦互文之意不必重

庶民惟星

節

民星象民衆星亦衆民麗乎土爲卿尹之所統猶星麗乎天爲日月之所經故相配也庶民不言修省以其休其咎係乎上之人不由已也卿尹能修五事則民得所而休卿尹不修五事則民失所而咎故不言民省而專責卿尹之修職以從民欲民以得所爲休失所爲咎與上休咎字面稍不同箕星好風者箕木宿位天之東北與爲木爲風其

位在東而箕近之風者陽氣之所發散而東北方者陽氣之所從生故箕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金宿兌爲金爲澤其位在西而畢近之雨者陰氣之所凝潤而西南方者陰氣之所從成故畢好雨也或云箕屬木風則土之冲氣木克土則有飛騰上浮之象故好風畢屬金雨則水之精氣金生水則有蒸濕下降之象故好雨亦是好風何以知爲箕星緯書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是其證也好雨何以知其爲畢詩云月于畢俾滂沱矣是其證也然星好風雨而不能自爲風雨所賴日月有常行以從其好耳日至牽牛月從黑道則行冬之令日至東井月從赤道則行夏之

令日月行令時經箕畢之所皆能從箕畢之好而日行于晝不可見故但以月言之耳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是從箕之好也月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是從畢之好也日月循其常行故能從星所好以例卿尹修其常職故能從民所欲也長欲何如寒欲衣饑欲食是已卿尹之常職如何五事修是已五事修則五氣順百穀成而桑麻亦茂衣食足而民心太和民之休何如哉反是則咎矣爲卿士師尹者奈可不修常職哉○張衡蔡雍王肅皆云天體員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

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  
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  
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  
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  
至秋分遠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  
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行處謂之  
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  
裏半在日道之外其當交則王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  
相去六度此日月二道之大畧也呂與崗謂當重行字不  
行則無以遂算畢之矣此說非是日月而豈有不行者